

玉海
 智普和元
 治養六年四月至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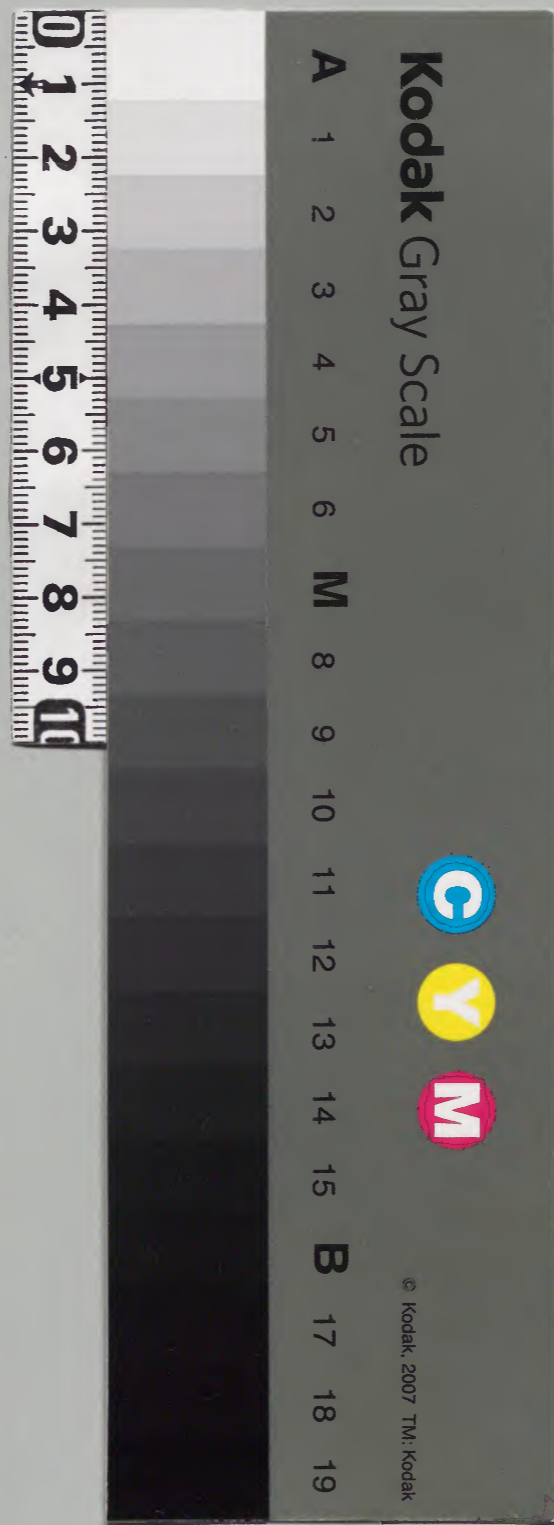
庫	文	閣	内
函	六八	三三四三	和書
架	冊	號	類

(七三六)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32431
冊數	68 (37)
函號	161 109

共六十八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玉海

為養和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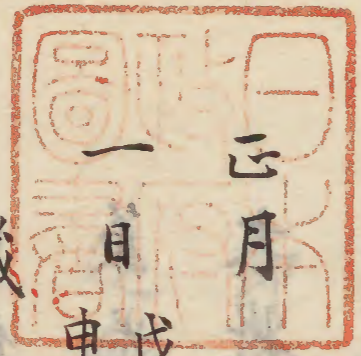
治承五年四月至十二月

春及

正

治承五年正月廿一日

治承五年春夏



正月

一日 戊申 晴時夕雪降行步不堪之上天下有

穢氣之疑仍無四方拜事手水 陪膳季齒

固如恒早且余送書於邦綱卿曰今日所

夕拜礼有無如何天慶無小朝拜及節會

之出御何況南都七大寺悉變灰燼就中

東大寺事公家專可歎思食興福寺事氏

之大事也云彼云是尤可有哭泣之礼歎
但此之由不及外闻内々所闻達者及申
剋報札到来曰於節會之御出及小朝拜
者不可候之由被仰下了攝政又不可被
出仕於院拜礼者未定云々相次右中弁
兼光朝臣告送不可有拜礼之状今日右
大将不出仕酉刻藤宰相定能卿来先是
右大弁重方朝臣不謁今日大将侍從共

来 後闻停止小朝拜并関白兩院拜礼亦
節會無出御内弁左大臣外弁上左大将
返給外任奏之次親經仰左府云國栖并
立樂可令停止者左府仰大外記頼業了
外弁著座之間内弁讓左大将退出國栖
歌笛共止之御酒勅使家通宣命使通親
帶弓箭箭輩拜舞如例云々
参入卿相

大納言

實定

平胡錄

實國

宗家

中納言

魚雅

忠親

賴盛

成範

實家

壺胡錄

朝方

參議

家通

常服垂纓

實守

同實家

實宗

同

通親

同家通

散三位

賴實

同實家

警固之間被行宴會之例天慶三年平治

二年也檢天慶吏部日記曰因警固諸

衛次官以上帶弓箭不用杖槍但公卿兼

武官者依常儀云々者此說之意不帶弓

箭欣宴會已非解陣武官何改警固哉疑

節會儀服異他饒劔魚袋難改欣若又拜

舞者座之間可无其便之故歛但縱雖不
知由緒如此事偏可依舊規之慶平治之
例已乖彼跡衛府公卿多帶弓箭事物騷
之間恐不尋旧例任意所為歛光賴卿獨
為垂纓云：有識之人猶拔群歛今般大
將若出仕者可依天慶例之由所存也其
故者小野宮于時右為内弁之上九條殿
衛府交外弁之中共是公事之精微人臣
皆

之規模也所為之間推難處失儀者歛通
親家通存此例歛山田
抑南京諸寺燒失事悲歎之至取喻無物
御寺已化灰燼氏人存而無益可弁俗塵
者此時也猶纏世路末未交山林悲哉：、
東大寺者我朝第一之伽藍異誠域元無類之
精舍也今當乱逆之世忽顯魔滅之期歛
天然之理人力何為然而當時之哀衝衝不

可默止愚慮之所覃須有廢朝之儀汝朝
廷之人敢不存此儀汝將又恐時勢專不
能謹言汝綺已希代哭泣之礼又可超遇
常篇者汝遂其儀者奈後鑒後聞中
御門大納言來即被參女院御方
余即不聞之不可說

二日己酉天晴手水齒固如昨日頭弁經房
朝臣權右中弁光雅朝臣左少弁行隆

來各不謁之上官列參時今物忌也

三日庚戌天晴手水齒固如昨日五位藏
人來花山院中納言兼雅卿來余依疾不
謁之右大将依御寺事元三之間不可令
出仕之由存之而長者今日被出仕之
區々未生其礼不可遇長者還有恐汝仍
及晚出行一負三人前駟六人隨身如常
共殿上人基輔朝臣先參内於陣中帶弓

箭參上撰政相共候鬼間云々内裏近邊

有火事

町云々四五

然而無程消了撰政雜談

移刻云々彼殿退出之後大將參院

法皇上皇

中官三

先參上皇御方謁女房問御惱安

否御減之由風聞世間無極謬說也追日

弱令成給次參中宮於殿上邊謂女房

次參法皇以藏人申入退出先來余弟即

歸參女院了出自内裏即垂纓撤弓箭公

卿於他所不作衛府故實云々今日大將

帶蒔繪劔壺胡籙御堂之餘流元三日帶

螺鈿劔之由人皆所知也而殿曆之中或

用蒔繪為一說之由有所見即彼殿時々

令帶蒔繪給也雖然此說非普通大將須

用螺鈿也而依警固可帶弓箭之處螺鈿

劔帶壺胡籙之条理不可然延久御讓位

經信運房才記具所見也平治乱逆警固

之時人々多螺鈿釵壺胡籥也近例雖存
不足為證仍付釵者可帶平胡籥也雖然
家已有用蒔繪之說當此時尤可用彼說
也加之以省中院亦行幸之外雖大將臨
時警固之時可用壺也雷鳴陣則如此而
寬德警固之間臨時登左大將教通帶平
胡籥誠雖可為證猶似無其謂仍去年臨
時祭大將用壺胡籥了且依存此亦之儀

隨宜帶蒔繪釵不知故實之輩加謬難敢
不為苦耳為後鑿粗錄子細者也大外記
師尚來語男共云東大寺南大門許燒失
大佛殿免餘焰畢云々後聞太課說也

四日辛亥天晴傳聞東大寺大佛殿猶燒失
了云々入夜定能卿來云以中御門大納

言行幸賞

去治承元年八幡賀
茂行幸行事賞也

讓與之欲

申一階也

三品

可傳示攝政者亥刻參女院

御方依吉日相扶所勞入夜所參入也
五日壬子天晴未刻外記持來十年勞悵此
日叙位儀也攝政直廬之儀執筆左大弁
長方卿云申刻左少弁行隆以書狀問
御齋會講延事其狀云
八省御齋會講延事不可被用東大
興福兩寺僧候今以延曆寺僧可被
始行候欵又可延引候欵御計可

可候之由攝政殿御消息所作也
以此旨可令申上給之狀如件

正月五日左少弁行隆奉

謹上 伯耆守殿

相副官外記申狀具不載之
返事基輔之奉書也五位職事以攝政命
不來向大臣第以書狀令通之糸太以奇
恠仍自不書返事也

御齋會事被注一紙候仍重上之所
勞無術之間以他筆令申之由所候
也恐之謹言
正月五日伯嗜守基輔
折紙狀云

御齋會講筵事

春家初之御願海鎮
齋筵也式目有限難改易况

延引之例於不快哉不用維摩講師

之條雖乖聖代之勅被請天台僧徒

之外爭叶當時之議哉

一延引例

天曆八年正月八日依太皇太后御事延

引同廿二日被行之此外無例

以天台宗僧為講筵例

貞觀十年正月八日於大極殿講家勝王

經以延曆寺僧法勢為講匠

延曆十三年玄日 延長七年禪喜

承平三年信靜 同七年基增

天慶三年明仙 天曆元年勢祐

同九年房算 應和三年禪藝

貞元二年良源 寬仁四年教田

己上雖天台人 講師

御齋會講師

一以勤維摩講師必可為御齋會講匠事

仁明天皇承和六年十二月癸亥勅

以經興福寺維摩講師之僧宜為宮

中宸勝會講自今以後永為恒例

清和天皇天安三年正月乙丑於大

極殿講宸勝王經以元興寺僧道昌

為講師凡每年十月興福寺維摩會

啞諸宗僧學業優長果五階者為講

經以師明年正月大極殿御齋會以此僧
延曆為講師三月藥師寺取勝會講師又
承平同請之經此三會講師者依次任僧
天慶綱他皆効之矣三平元昌等亦大
同元中京以諸宗僧可為講師事見之已
貞元以來上就外記申狀畧注之
乙丑即官及綱所求申無延引停止之

六日癸丑天陰早見雅賴卿敘後

被塞之怨年追定能卿以宗家卿行幸賞讓

敘三位誠可謂殊恩通親卿以新院御給

叙三位院宮御給被叙上階之例近此外

季長朝臣以皇嘉門院御給叙正四位下

人以驚耳目欣凡諸大夫叙四位之正下

古來為希代之慶父季兼朝臣老後被許

正下故殿殊有御沙汰事也季長非指權

勢之近習只年来寓直女院中奉公不懈
之所致也就中超越資泰朝臣可謂過分
之慶歎兼光々雅々敘後四位上公時公
守兩將同之此外無殊事橘氏之爵依無
可叙々者不上名簿民部卿資長送南都
燒失注文依為希代珍事注之

注進

興福寺中寺外堂舍寶塔神社寶藏亦燒失事

治承

合
一寺中
金堂
講堂
南圓堂

食堂

東金堂

西金堂

北圓堂

東圓堂

觀自在院

高陽院
御願

西院

在堂四字
御願

一乘院

在長
講堂

大乘院

在堂三字
塔一基

中院

在堂一字

松陽院

在堂
一字

北院

在堂一字

東北院

在堂一字

發志院

在堂
一字

觀禪院

在堂
一字

五大院 在五大堂 朱雀院御額

北戒壇 在堂 一字

唐院 在堂 一字

松院 在堂 一字

傳法院 在堂 一字

真院 在堂 一字

圓成院 在堂 一字

皇嘉門院御塔

總宮

一言主社

瀧藏社

住吉社

鐘樓一字

經藏一字

寶藏十字

大湯屋一字

但全不破損

己上堂舍三十四字寶塔三基神社

合四所寶大湯屋藏也此外三面僧房

四面迴廊大小門式計重數房

諸院不知其數炎所計尊教院

內小房一字角院內小房二字窪院

古入內小房二字許也

一寺外

院御塔殿下御塔一切經論倉 在經論章 疏形木

率川社宿院東佐保殿

己上燒失了此外堂舍諸院諸房菩

提院又龍華院內堂舍諸房亦不知
率其數皆以燒失了但所殘禪定院并
近邊小屋少々春山山內新葉師寺
西邊小屋少々也

右大畧注進如件

治承五年正月四日 寺主大法師憲湯清

權上座法橋禪慶
上座法橋重慶

春日神主泰隆注文

興福寺 所司等注文同前

東大寺內

大佛殿 講堂 食堂 舍

四面迴廊 三面僧房 戒壇

尊勝院 安樂院 真言院

藥師堂 東南院 八幡

氣比 氣多

已上三箇寺兩院内外堂舎僧房在
家不知數燒失了御佛一軀不奉取
出之是依忍官兵也

殘

興福寺内小房二字東大寺内堂舎少
寶蔵僧房少々元興寺内本堂已下
堂舎少々僧房少々龍蔵院内本堂已
下堂少々僧房在家三分之二新薬師

寺邊本堂并僧房在家禪院内堂
僧房野田邊僧房在家少々
已上是才許燒殘也
於春日御社官兵一切不入來也

此處有...

七日甲寅晴白馬節內弁左大將云々右大
將稱病疾不參持來奏於里第加判名字返
給之令且左大將卿送之平治先人謂公能公
也帶弓箭仍元且追彼跡今日同可然左
大臣不參之內弁可當仁而可撤弓箭哉
否北山大將儀之若可撤者如本可為螺
鈿釵將可改帶銚釵若又螺鈿之上
可付魚袋欵此亦之間迷是非了云々報

云永觀讓位濟時卿右大將不撤弓箭然
而至于恒例宴會不可不撤謝座之間
可無便宜之故也何況四條大納言意趣
者可撤却旁以無異議欵釵事螺鈿釵不付
魚袋之糸一切不可然中納言已上相具
笏紙參陣云々就之案之內弁之糸何無
兼日之案哉然者相具銚釵魚袋奉內弁
之後垂纓撤弓箭改釵付魚袋何難之有

哉抑依天慶例者可被用節會服之處追
先公之跡已被存警固之儀欣然者依內
弁撤弓箭猶可顯彼意趣之由有御存知
者螺鈿之上被付魚袋雖持議又非無陳
狀欣於此兩条者偏任賢慮而已傳聞左
衛門尉知康法皇近日第一近習者也并兵衛尉公友
亦自禪門之許被捕取了於知康者重被
禁固云々

今日遣武士

今度不遣大將軍只私郎
後持宣下所行向云々停

廢大和國庄并令安堵無罪之僧綱已下

可正伐有罪之凶徒黨類云々入夜定能

卿為拜賀來

可時
丑刻今日節會依加叙沙汰

子終被始行云々內弁左大將撤弓箭

改著飭劔云々

八日乙卯晴早且隆職注送加叙聞書資泰

叙正下了又故中攝政女

去年可有准后
之由有其沙汰

人被叙後三位又去四日所被下之宣旨
并解官亦早致對辨司多賦終因書發

治承五年正月四日宣旨

東大興福兩寺門徒僧綱以下皆

悉令停止公請解却見任并所職

又仰諸國宰吏收公所領

解官

左衛門尉平成宗
同知親

同知康

左兵衛尉大江公友

同重清

晚頭攝政送札云今夜可停止法師散

樂大導師登樂及三十二相樂亦同可

止欲將又如何云云報云尋准據例可被

進止欲但憶事理被止宜乎者又被見送

御齋會講近事人々申狀左大臣已下藤

氏公卿十三人也其狀在別次今日申刻
地震其狀對事其狀對事其狀對事其狀
今日被始行御齋會了云々講師被請東
大寺僧云々相違去四日宣旨狀如汗之
綸言豈如此哉為此儀豈可被請南都僧
哉否之條先可被問諸卿也次第違亂首
尾相違近世之事每事如此者然但當時
之政不狂亂者還不可叶時議者歎

九日丙辰晴午刻長光入道來未刻中御門
大納言被來持來大推第三度勘文也又
語新院御惱子細御面時令腫給御腹御
後憲基來余謁之入夜前施藥院使等酒
動欲痢止又雖為好薄衣麻暑
氣給云々又御聲頗寢例大畧無其憑事
也但心神不異尋常云々
法成寺修正被止咒師散樂并大導師昇

樂三十二相樂亦了云諸寺咒師同被
止攷

十一日戊午雪降傳聞熊野邊武勇之者亦

五十艘許打入伊勢國射取官共三百余

人猶居住居國內有別湯住此事去四日

事云仍明日給宣旨於伊勢國起國內

之勢可追拂彼惡徒之由云又筑紫課

叛之者及為事惡逆仍九國與力可奉伐

之由同被下宣旨又延曆衆徒蜂起自此

良野庄運上御油之間近江國官兵散

打散斂害庄民此上被煙滅南都即是破

滅佛法之糸全非他寺事頓遺教滅

盡不遠之由殊以鬱結依件兩糸之由緒

雖蜂起只今不及熾盛云

又聞御齋會講師猶被用天台僧侶云

但謀說攷可尋真偽後聞猶被請東大寺

成寶云々

十二日己未晴申刻人告云新院御惱危急
御云々即進使者問邦綱卿及兼光朝臣
才又以書問女房數刻之後歸來云日來
御無力殊太而今日殊有御辛苦仍阿證
房聖人召有御受戒其後頗有御減云々
又被行御占之處明日明後日殊可慎御
云々凡今五六日之内大事可出來欣云

傳聞筑紫課謀叛者高直餘勢及數万仍九

國仁可伐之由被下宣旨其狀頗有頌輩

云々可尋聞

十三日庚申晴左大将參法成寺修正先參
院御堂他人不參云々大将須明人參
此之間日々風病更發今日有隙所
參入也亥刻余着烏帽直衣參院御所近

邊邦綱卿直廬引入招出邦綱卿及魚光

朝臣亦問御惱之子細余依脚氣不快日

來籠居猶行步不可叶仍乍懷不參入而

昨日及危急御之由有其聞仍今明若大

漸事出來者奈後悔何仍志之所之參近

邊欲入見參是則深存忠之故也邦綱卿

先出來傳勅云病至而重命在旦暮遂今

一度不面謁之糸殊遺恨思食者也扶病強

參上尤悅思食者奉詔旨之處不覺之淚

浮雙眼者也大納言語云今夜欲被始行

五壇汰用途不叶之上僧多辭退之間明

日可被行云々凡御有樣於今者一切無

其憑御面手足頗腫給又殊令厭熱氣給

遙去火氣薄御衣猶以為重身軀更不叶

御心御心但御正念一切不連綻起日可觀

慮有臨終之御沙汰亦云々余問惜命給

哉否密語云深有其御心因茲雖不令堪
御灸治給已及數十所了云々聞此事弥
悲歎難忍余云太神宮八幡殊可有御願
又可被行尊星王汰也但事躰決定可有
危者御臨終之沙汰不可有他事近召有
智道心之僧徒常可被演說往生極樂之
至要也如此事近臣之男女房亦偏成忌
語不申出歎是極愚事也此亦余々早可

被申行者項頃之納言歸叅了相次兼光來
語御惱子細不異邦綱卿之所言余之所
示又同前兼光密々云若大事出來者中
宮可納法皇之宮由或人和諂禪門及二
品有承諾之氣色而中宮聞此旨打被仰
出家事已切仍忽變其儀以巫女腹之女
女子世号御子姫君云々可替之云々法皇平以辞退
之故日来不一定猶事成就明日十四日

必定可被遂其儀云々夢歎非夢歎凡言
語不所及者也良久而余歸宅于時子終
許歎今夜為連春節^宿基輔朝臣家

十四日辛酉晴寅刻人告云新院已崩御者
依不知實否相尋之處卯刻使歸來云事
已一定丑終寅始程事云々欲營參之處
日來黏病席夜前參門外風冷相侵心神
殊惱仍令參大將出立之間自然及巳刻

直衣垂纓如例不能謁女房只齎候公卿
座先是人々五六人祇候云々未刻歸來
云御葬今夜被用冢畧儀隆季卿兼光朝
臣亦奉行云々
今夜御齋會終入夜被始行上卿一人不
參右兵衛督家通左宰相中將實宗亦參
上以參議用上卿代官古今未有例云々
鎮善勤真言院法可令諸寺修正 行之

十六日癸亥晴傳聞奈良邊事猶不快
未刻依有可申事密々叅女院御方申刻
左少弁行隆來云諸國之勇士併有謀叛
之心仍先五畿内及近江伊賀伊勢丹波
等國可被補武士以禦遠國之凶徒之由
故院被仰置但每國不可必任武勇之
國宰只件等國總而可被置管領之司
依新儀内々被問大外記師尚之處勘申

旨如此即持來之狀也此事是非可計奏者余申

云故院遺詔不可及異儀其上事不及申

可否早任外記勘申旨可被許行者也者

余稱疾不謁以人傳示也件外記申狀聖

武天皇御時七通被補鎮撫使每道或一人或二人

以彼例可被准據之由所申也近日之事

不能善惡左右只以被計行可為是敢不

可出異儀者也假令鎮西之都管領九國

二島之刻例可被摸云々酉刻天文博士廣
元來申今曉寅刻流星入河鼓星一天文
要錄大將慎之云々余案之近日武兵盛
興為彼大將軍之者可當其慎歎只以親
衛將軍之名豈應上天之誠者乎
十八日乙丑陰晴不定傳聞官兵亦入美乃
國政攻光長城相互死者多遂梟光長首云
：彼國源氏亦光長之外黨類不幾云々

而已誅伐為宗者了於今者美乃尾張兩
國共以非可敵對云々今夜又雪降
今日攝政被叅女院御方云々後聞光長
被伐事不定也云々
十九日丙寅晴庭雪頗積但不及昨朝申刻
大外記賴業來新院御事以後雖不謁人
依世間不審竊以召簾前問雜事申云來
廿四日可被奏遺詔後日可御依倚倍廬代云

御葬送之夜不被獻勅使云々是希代之例也又云昨日左少弁行隆語云以前大將平朝臣可為五畿内及伊賀伊勢近江丹波等總官之由已可被宣下云々者賴業申云於可被總領彼國等之条者不可申左右宣旨之趣猶可被思慮歟只職事為撰政御使向彼第可被仰之歟竹帛之所載猶可耻後鑒就中廢帝之時以惠

美大臣置如此之官

具見國史云々

其例不宜旁

可被猶豫事也云々其後未承左右者此事賴業申狀一旦可然但近代之事不及是非此上更不可願誹謗後鑒還無所據事歟左右只任法可被行也就中至于如此之事者他人不及申得失事也大將自去冬所惱不快今春頻以更發仍自今夜始千手供

阿闍梨智詮

又居物付如渡邪氣後

聞總官之宣旨猶被下了云々
廿日丁卯晴或人云賴朝有病云々如此事
課說多端傳聞禪門小女世号御子姫君
納法皇宮云々凡非思慮之所及彈指而
有餘實心浮世也今日故院初七日也云

廿一日戊辰晴午刻參女院御方入夜定能
卿來抄出節會之間參議作法持來披見

之處尤優美也足稱譽語云昨日初七日
左大將以下公卿濟々直衣々冠卷纓垂纓
各別云々傳聞賴朝天友亡已課說云々

廿二日庚午晴申刻中御門大納言來無殊
事傳聞山階寺兩金堂驗佛奉取出了一十
面云於金堂中尊眉間佛者未出來給云
若遂失了給者誠我氏之滅盡也

廿四日辛未晴此日高倉院被奏遺詔大藏

廿 卿雅隆朝臣為使云々子細可尋記

廿 今夜主上御信廬倚云々先日送書於奈

廿 良法印許返札今日到來曰正藏院寶物

廿 南圓堂親觀皆成灰燼了一切經十三

廿 部自餘正教不知數燒失了云々但兩全

廿 堂十一面一躰奉出云々

廿 五日壬申自夜雨下美濃國逆賊亦被討

廿 伐了龍蒲倉城悉被件事去廿日事云々

官軍被疵之者及數十人傳聞以法印信

圓可被補山階寺別當以權少僧都覺憲

可被補權別當之由禪門示送邦綱卿之

許云々今日依無日次之禪問佛事并可

着心之色日次於在憲朝臣着服來月

可注申之由問之而今月廿九日云々佛

事來月廿五日者

廿 六日癸酉晴申時許攝政以權右中弁光

雅朝臣被問山階寺燒失之間奈何事余
依疾不謁以人傳示之

一佛像堂舍皆悉灰燼其中西金十一面觀
音高名驗佛也而件佛一軀不慮奉取出
出了堂眾其實名不覺以袈裟奉可奉安
置何處哉先雖有此災寺中未必悉燒
失仍奉移他堂是定例也至于今度者拂
地煙滅寺中堂舍一字不殘龍華院禪定

院亦雖免餘焰已寺外也為之如何又件

佛盥觴如古老傳者弘仁年中有壽廣和

尚寶名奉求出奉安置寺中金堂之處御

體太重而敢不動搖給欲奉居西金堂奉

抱出之處更無煩云奉移了仍輒堆奉動

若可及御占欲如何此外東金堂釋迦三

尊同奉出了當時右所又金堂中尊眉間

銀御佛大織冠被付御不知在否之處舜

人光近翌日忝上奉求灰中即奉見付之
件二尊安置之所又如何
報云先佛者以堂為所居縱雖不可奉出
寺中已無堂舍無止之靈佛亦安置下僧
之弊房付冥頭有恐縱雖寺外暫被安佛
閣何難之有哉其中至于十一面像猶可
有思慮者重可被仰合寺僧亦欲御占古
來之例也但如此靈佛之進退容易難決

占卜欵但殘疑者左右又可在時議
一修正修二月己下恒例佛事併退轉猶
他堂可被遂行欵將可斷絲欵
報云如此事可依先例但迴今案之處佛
像相殘給者安置他堂尤可被遂其仏事
仏堂共燒失者付何可被行哉此上事且
召問寺家可有左右欵

春日御社長者御祈長日維識講可被

繼行欤然者可擇吉日哉將又不可及
日次之沙汰欤先年本記衆徒与別當
不和之時令斷絕了其時以吉日所被
始行也者
報云先例已存不可及異議者凡如此之
大事猶召寺家注文其上被檢燒失之例
亦有跡事付跡可被行其上不決糺事亦
注立条々可被尋氏人々也只今之間狀

者事頗髣髴者欤且一身難量申廣可及
群議者也此旨同報答了光雅預法印消
息唯織於長稱退可返給之由退出了云
件狀無別事只如光雅申狀也

廿七日甲戌陰晴不定傳聞去年冬比鎮喜

僧正於乙訓寺

在長岡
京邊

弘法大師影前祈

請追討使事其後江州平了彼靈驗欤云
又聞御齋會竟無番之僧綱之上依故院

御事無論義又無香水加持之儀云々此
邊人家亦可為武士之宿館之由被點定
云々是禪門整可被坐前大將新造堂堂件
在鴨河東當九條末依為其近隣有此沙汰云々事
太狼籍也仍遣觸了今日改院二七日云
公卿十人許素服之外未著亮闇云々
酉刻許前大將送使於賴輔入道許曰禪
門并宗盛可居住東岸之堂邊仍近邊之

地殊大切思給御領之中河原邊少々乍
御領申語可宛賜郎徒之由所存也云々
即申如如女院可計示返事由有仰仍令圖地
體自是可送由吞了此事太以難堪之次
第也凡日本國之中立錐之地不可有安
穩之款可悲云々法印消息季長返遣光
雅之許了返報曰返賜了昨日御返事委
申入候了子細可注進之由被仰所司了

申云僧綱亦可注申云：隨彼申狀重可
參啓也者

廿八日乙亥晴定能卿來余奉為故院可着
心喪服事雖不及取御氣色有事次可披
露之由示付了公事作法之間事条々有
尋問事亦

廿九日丙子晴已刻長光入道來午刻信範
入道來語雜事此次語云此之間可被補

山階寺別當之由有其沙汰任先例長者
付職事以并奏聞即返仰長者下知權右

中并光雅、仰官隆職事申先例攝政之

時被勤如此上卿事不覺悟若可被仰他

上卿欵者光雅申上此旨長者仰云氏事

異他仍先例又如此於不兼大臣之攝政

闕白者尤他上卿可下知官之申旨不存

先規欵云々者又語云松殿攝政之間被

坐簾中之時頗局局毋屋簾此攝政不然人
以為奇云々仍尋申之處御記之中可局局
簾由不見松殿所為有疑若被守江次第
之說彼云々良久言語言今日余奉為
故院可着心喪之服日次先日問在憲注
申今日之由重問時之處子刻但有憚不
進勘文云々子刻於別棟屋出庶着之今
日不出仕出

裝束色目三和制帶七色七色

薄色直衣指貫各有同

鈍色衣一重普通亮闇白衣也而嘉承

遂彼知足院殿着鈍色張卑給

白下袴無文冠例履裏押鈍練絹

云々而頗其色濃仍押鈍色之但

實守卿送書於基輔之許問可着心喪之

服之間糸々不審粗卷了

傳聞故中攝政姬君來月十一日密：可
被參內侍從忠良可相付^伴出車二兩不可
出袖云々
今日依為吉日於故院御墓所修諷誦^有
經文余^加署供養阿彌陀經一局是則來月十
二日結緣經供養御佛為余所課而後日
女院御衰日尤有其悼仍先如形所奉供
養始也以三昧僧第一為講師布施一裹

遣侍一人密：令供養也入夜乃并送書
問中陰行幸事
其狀曰

近日可有遷幸八條第否之由聊其儀
候仍中陰之間行幸例被尋外記候之
處賴業師尚亦申狀如此候上可令計
申給之由内々中宮令旨所候也以
此趣可令披露給經房恐惶頓首謹言

傳於正月廿九日... 左中弁經房... 進上... 伯耆守殿... 禮紙... 遂言上... 欲添入候之處事已急事也且可... 申之由被仰下候之間乍恐言上... 候也可令計披露給候經房恐...

賴業申狀

中陰内行幸例注進之可在時議候於

御周^{周院}中^御行幸者勿論候延久五年九

月十六日自^内裏遷幸高倉殿嘉承

二年十二月九日自大炊^殿遷幸六條

殿尤嘉例候賴業誠恐

正月廿七日大外記清原賴業 諸文

保元元年七月十一日庚戌卯刻御覽

輿自高松殿行幸三條今日遣官軍於
白川令追散凶黨其後還御高松殿今
日有鳥羽院遺詔奏事去二日有鳥
羽院御事
永萬元年八月廿八日甲辰自高倉殿
遷幸海橋橋立事二條院御事
中陰内也
師尚申狀中陰内也
中陰間行幸例
保元二年七月二日鳥羽院御事

十一日曉天皇行幸東三條第為禦凶徒
也差遣官軍於白河凶徒敗績之後已時
遷御高殿松
永萬元年七月廿八日二條院御事
八月廿八日天皇自土御門第遷幸海橋
立第内侍所同渡御去比天台衆燒清水
寺之間南京大衆又以蜂起世間騷動若
依此事有遷幸欽

右大略注進之非打任事五十日以後有
遷幸可宜候歛但若為急事者非此限師
尚恐惶頓首力
返事案八天皇自土岐所奉到未成
不行幸於八條亭事為指急事者不可及
議定事歛若非殊事者中陰以後尤宜
歛保元不足為例永万又難備證之故
也以此旨可被啓達之狀如件

正月廿九日 右大臣

礼帝

外記申狀二通返

抑非白地之臨幸者賢所定渡御歛而
穢中有其停福歛旁近日之行幸不叶物
者歛

今曉見家吉夢

卅日丁丑陰雨下先日前將軍所申請之御

領地事詔指^圖仰遣子細了未刻權右中

弁光雅送書於季長之許申興福寺御仏

間事副寺家

其狀如此

興福寺御佛安置所事寺家注文進覽

之内々可經御覽之由所作^候也修二月

以前被仰左右候者^{不候}可及遲々候仍已^{不候}

恐且所申上候也恐々謹言

正月廿九日酉刻權右中弁光雅

謹上和泉前司殿

寺家注文

金堂釋迦眉間奉籠銀釋迦小像事

舊記云康平三年^{庚子}五月四日夜興福寺

金堂燒失翌日求出釋迦眉間銀佛容顏

自存敢無損云々而今度火事之後正月

一日御寺御監光近臨壇上奉求件像之

處丈六烏瑟雖成灰燼其形猶如存自彼中
求出銀像佛體沸而無形當時安置春日
寶藏奉渡何處常樂會仁生會亦可勤行
哉

東金堂後戶釋迦三尊像事

脇七觀音
虛空藏

件像自新羅國亦貢佛也前々炎上之時
皆以奉取出了而今度不能奉取出中尊
無首脇士兩軀或全體破損或生半身損壞

當時奉渡新藥師寺堂

東大寺
末寺又同堂正

了知大將希代靈像也寬仁炎上之時自

踊出時人号之云踊踊大將而今度十大師

弁基纔奉取出御首安置龍花院小房外寺

件小像安置何所可被行修二月哉自二
月一

日至于七日修之万壽四
年始行至去年無退轉

西金堂十一面觀音本緣事

件像者壽廣和尚尾張國人也住南京學
法相宗才袴袴扶人也德

行超群僧過行栲問坂之前胷谷池北邊
網任和尚過行栲問坂之前胷谷池北邊
之間暗有音喚已壽廣今驚詞瞻視四方
敢無人于時存鬼喚由護身結界徘徊之
間西田中又有此音行彼所尋求之處十
一面觀音像額已上自出^土所出現也爰壽
廣歡喜掘出洗土泥自負來奉立南大門
祈之何堂可奉安置哉思惟之間童子自
然出來示云可安置西金堂云々和尚不

信欲安金堂負之如磐石仍欲安西金堂
之處舉動如輕毛自南端戶奉入之^{天長}
乙巳二月五日別自尔以降南扉于今無
當修回僧都時
開而今度燒失之刻本師巖宗捨身入堂
內自炎中奉懷出奉安置巖宗小房^件在
西金堂後松院寺中^件像安置何所可被
所殘小房三字內也
行修二月哉自二月一日至于七日修之
退自貞觀十一年至去年全無
轉

返事案 季長奉書

御佛才安置所事寺家注文經御覽返
上之如狀者修二月自明日可被始行
事歎去年有此灾迫期日申上之糸尤
懈怠候歎於今者有免餘焰之佛閣者
先奉安置其所可被遂行仏事歎被差
遣御使寺僧相共計便宜之所令致沙
汰尤宜候歎抑眉間御仏涕而無形云

一 已是大事候歎如此之時准據之例
二 早可被尋候歎且可令披露此才之趣
給此上事先日大概被申候了

猶子細候者隨其趣可被申之由所
御消息候也恐々々

正月卅日

未刻

季長

奉

礼帟

追啓

昨日酉刻御教書今日未刻到來
御使懈怠候歎

去世五日禪門小女号安藝御子納法皇

之宮只如付女也号冷泉局云々

後聞名号未付為御猶子之儀云々乞此

事可彈指云々

二月

一日戊寅陰晴不定時々雪降提政被忝女院

傳聞謀叛賊源義俊為義子号十郎藏人云々率數万

之軍兵起來尾張國官兵疲兩度合戰擊

休息近江義濃之邊忽不可寄戰云々

今曉有夢想

二日己卯天晴晚頭中御門大納言被來隔

簾謁之小時歸出了山階寺燒殘佛像

才安置所并可行仙事之間事人々申狀

尋不攝政見之被尋問人々

左大臣

被申可被渡別院若

左大將

被申傍寺之中可然之所可被
安置之由魚又可被問官外記

寺僧亦

新大納言

被申假構小堂安置後彼
撰吉日可被始行修二月欵將

不違式日於當時安置之所可

堀川中納言

被申可被尋永承元年例於修
二月者於當時安置之所可被

由行候

左大弁

被申可被尋寺僧魚又七大寺
之中可撰便宜之所之由

外記師尚

申可被安置別院号末寺亦之

此上被下知之趣重尋了

傳聞常陸國勇士亦乘賴朝了仍欲伐之

處還散之被射散了此由飛脚来令明被

遣官兵者自彼可政^攻之由上云云但實否

難知歟

又聞中陰内行幸事人々一同申不可然

之由仍延引可及来三月云々今日法皇

渡御家勝光院南御所

件所故建春門院

三日庚辰天晴撰政返事云修二月事任例

以式日可被遂行御仏安置所禪定院可
宜且寺僧寺可相計之由仰下了云々故
院御料结缘經御佛可為余沙汰云々仍
召範季仰付了

傳聞賴朝寄攻常陸國之間始一兩度雖
被追帰遂伐平了云々是又實否難知一

昨日自彼國上洛之者說云繼横之說隨

聞及注之但於事外之浮遂可見虛實歛

去朔日曉季長朝臣為余見吉夢云々此

中有太神宮御事孫可信歛今曉同朝臣

所召仕之被見同夢云々

或人云禪門之女叅法皇之間有種々事

亦云々天下之災難奇異只在近日漢家

本朝注古來每比類之世也

四日辛巳雨降朝間雪下傳聞故高松院御
庄并京地亦被讓獻故建春門院仍高倉
院御傳領而登霞^退之刻被奉慶分中宮之由
時忠卿申法皇^{御處}分之實否難知不聞
分明之仰中陰之間号中宮令旨推以奉
行法皇内心不說云々

五日壬午天晴申刻微陰小雨即晴了

午刻仏巖聖人來依語也未刻主稅頭和

氣定長相具^奇利勤^勅藥種叅上於前合和
之桂心櫛榔子於余許儲之近代桂心甚
不法仍於余許有其氣味之内方許削取
用之申刻叅女院御方着心喪服之後須
叅本所而依行步不通不能叅上密々以
手輿叅女院御方依為連々事撰無憚之
日始所叅也
今夜子刻姫君病惱有温氣

六日癸未天晴午刻泰茂持来太一定分厄
勘文此次问姬君所惱事惡治身之上在
公成崇無殊大事云々泰親憲成亦占申
殊重由基輔来自院云結緣經誦經物事
子細不分明嘉承記只注其負數不載所
課人謂時隆季卿令案云若可付御仕役
是非宛申之儀内々可相詞云々此亦自
棟範所申也云々者余云嘉承誦經物基

隆敦魚亦朝臣各百家保五十亦勤仕之
見師時記更不可及不重審但先例從雖然
今度可付佛者左右只可守本所下知欲
抑誦經文事如何願文書垂也無著隨又
嘉承諷誦文如此但彼度受領亦備進其
料物至于今度者下官可勤仕者尤可加
署役而与願文相違之条如何又乖先例
欲進退之間可隨本所之成敗也早承重

議定可相存者以此旨可含棟範由仰基
輔了此事奉行之人亦不見師時記款只
任彼例有沙汰不可及事之煩歎如何
又嘉承之例佛具有所課人造花仙供亦
付彼勤之而今度不新調仙具仍又付佛
可沙汰云々其由仰範季了
傳聞昨日自倚廬代還御本殿云々但今
度不被下橡宣旨依嘉承例也主上不著

御服之故也今夜依吉日姬君祈修立公
鬼氣祭依率尔召近邊居住之室

七日甲申天晴午刻典藥頭和氣定成糸上
依召也令見姬御前身聊赤小瘡出之故
也申云非疱瘡依温氣出来熱氣也所勞
之體疔氣相交但不及殊大事款云々今
夜漏刻博士憲成修立公鬼氣祭
此日相當春日祭然而被停止祭了又為

穢中仍不可有神齋之儀歟而祭付社猶
被行之由存之間猶忌僧尼服者月水亦
及晚聞祭停止由然而其後此輩不出來
如此之時有神齋哉否重可捨先例也余
自昨日風病咳氣競發前後不覺者也基
輔來語云昨日中宮被行佛事云々又仰
旨申棟範以此旨觸隆季卿可申左右之
由所申也云々

八日乙酉天晴今曉姬君祈使大藏大輔泰
茂修泰山府君祭今日件所勞頗宜但温
氣未散召憲基令見申狀如定成入夜大
夫史隆職系來日者所勞久不參云々去
五日被定高倉院御齋會事又被行開闢開
事已上兼推卿中納言但不被仰解陣事去
年東國被遣追討使之刻被仰警固但無
事仍被奏高倉院遺詔之日有固關無警

固之儀故又雖被仰聞聞不及解陣之沙
汰欣又云昨日被仰下京中在家可被計
注由左右京職官人官使檢非違注之
但國使不入云々又遣官使檢非違使於
義乃國點渡船可渡官軍之由同宣
下已上公卿又被下宣旨注出持參也其
狀如此

治承五年二月七日 宣旨

頃年以來諸夏不靜災異叢呈兵旁
起思其表示之指偏是魔緣之所致
欣自非假佛力何以安人庶宜下知
神社仏寺諸司諸家及五畿七道諸
國顯不動明王像寫尊勝陀羅尼摺
等圖等體數遍數只任其力之堪否
勿定其數之多少遂供養於如說撰
厄難於未兆

件宣旨上卿左大臣職事經房云
事已為新儀各差使可觸迴並
又成宣旨可分京中諸家之由經
房所申也云云
同日宣下
以前越中守平朝臣盛俊宣為丹波國
諸庄園總下司
件宣旨上卿時忠卿職事行隆云云

余密問云以宣旨被補庄園下司有
例哉如何答云未曾聞云云者
今夜內藏助晴光修立^土公鬼氣祭
九日丙戌天晴去夜姬君溫氣散了汗快出
了云云為悅不少傳聞今日被渡源義
基頭并其弟二人^才乍生捕時之仍不
劫頭之前被渡云故
院中陰之內似無其義如何但近日事不
能是冰欬又聞關東反賊亦及半越來尾

張國以十郎藏人義俊為大將軍云々其
勢不知幾千万官軍疲度々之合戰頗有
弱氣云々又左兵衛督知盛卿依所惱俄
企帰洛来十二日可入洛其替頭重衡朝
臣可行向云々大將軍帰洛為不吉之徵
之由天下謳哥云々尤然事也左大將送
札問亮高装来不審亦自今日始小湯治
依風病發動也

十日丁亥天晴此日遠忌也送遣仏經布施
礼亦於光明院南堂如例年雖湯治之間
於爐邊唱阿弥陀名号真言亦申刻藤相
公定能来節會除目亦之間注出衆議作
法為示合件事亦也粗答了故院结缘經
誦經物事被允催曰臣之受領亦之由棟
範示送基輔之件許云々是依先日余返答
之趣有沙汰爰知嘉承之例人々委不存

欽 傳聞實國實守亦雖冰素服之列着

御服 其色黑 隆季卿雖賜素服着鼠色云

是依俗習之翹踈有服色之淺深抑

十一日戊子天晴今日中院攝政姬君密

可入内而依每事不具延引可有來十七

日云々

申刻藏人左少弁行隆來依疾出客亭呼

簾外 廣庇長押下也數日屋先 謁之行隆

云可有行幸八条第之由先日雖有其儀

人 下印在 被申可被過中陰旨仍延引

而此間主上聊有御不豫事為御所之凶

之由頗有其驗亦如女房内々殊所鬱

陶也加之故院於彼内裏御不豫出來始

終非吉 件御崇全冰五條内 仍旁遷幸八

條亭所忘思食也保元永万雖不可為例

已又冰無蹤跡之事欽何況帝者之儀 八

日易月之禮於信廬代被過十三日了
於其後者中陰之前後強不可及沙汰欵
仍猶有遷幸之条如何但可為殊臣雖志
非此限欵又若可有行幸者同輿之人
如何中攝政姬君來十七日內可有入
內雖然未有后位粗被尋我朝之例非后
之人同輿之例曾無所見為之如何若蒙
准后之宣旨者不可有憚哉此條同可被計中者

余申云先中陰內行幸事先日被尋問之
時申所存了其上於殊急事者不可及左
右欵但偏可依御藥事者御祈禱御療治
全不可依其所今所被疑者御所之凶許
欵若然者早可被行御占也雖彼趣若志延光
可有遷御他所之由令占申者不可及異
議不然者猶被過中陰可穩便欵者行隆
重云密事非御藥一事武勇之輩守護內

裏之間其程遠而於事有煩又非無事之
時仍雖一度有其者可有志志先行幸之樣禪
門所被存也云々余申云素所申於有殊
御用者勿論只不可及議定早可有遷御
事也此上不能左右者同輿人事嘉承二
條大宮乃子內親被擬母儀有同輿之沙
汰雖非后位同輿不可有憚之由人々議奏
然而即位之日載宣命有立后然者今度

依彼例立后之後同輿雖可然事已無止
事可有急遽之行幸者絕雖無例准后之
人同輿有何事哉漢家之禮不限必后位
霍光同輿宣之由匡房卿嘉承之度所申
也凡非霍光人漢朝總有三系之禮欤然
者當時后位無其人中陰及閏月之間立
后忽不可叶云々今度之行幸准后宣下
之後同輿不可其難但退猶可有立后欤

其故於今度者他儀不可叶仍以新儀雖
有准后之同輿禮須以后位備其仁故退
可有冊命之由所申也者行隆此次語鎮
西伊勢亦事肥後國菊池郡任人高直有
謀叛之聞仍九國與力可奉伐之由被下
宣旨了又熊野惡徒亦越來伊勢國伊裝
宮近邊燒失了已欲及内外宮之間和泉
守信魚來逢希有伐散了少々伐取其外

逃脫之輩多以入海云々此外於關東事
者委不聞此間迴伊勢國船可着須万多
渡其後官軍可寄攻尾張國之由所聞也
云々小時退出了今夜召女院侍亦条加
勘發依有過怠亦也今朝上日衆五人召
籠了

十二日己丑天晴此日故院結縁經供養也

余依先日定奉渡御佛

副送文件送文
家令之署所并右

大臣家字只書棄也
依為內之事也

三尺普賢并像一鋪

二臨差赤地錦以客亂裏是雖不
可令棄也其外付絹裏又緣裏
用白唐綾袖平文有金物

佛臺一基

其躰如衣荷平文有金物行事棟範雖作黑漆
之由嘉承平文之由見師時記仍如此
第二層打臂金為懸佛也

造花佛供如例

造花緣色之佛供深仙供
四坏例白佛供二坏

佛供亦嘉承例者付花机亦所役款

而今度無仁具新調仍付佛可調進

之由棟範所申也

被物一重

中陰事依冬過差調綾而人多調織
物被物云々

絹裏一

布五段

佛布施一裏

例絹裏也
綿五兩款

已上納長櫃二合赤衣仕丁持之

衣冠下家司相具之此外基輔朝

臣相具所參也件佛已下事一向

範季所勤仕也

今日御導師慶智律師云々御願文並光

朝臣所作也人之捧物被物云々入夜二
品有佛事云々東國追討使大將軍左兵
衛督知盛卿歸洛依疾也云々

十三日庚寅天晴早且女房蜜々參詣廣隆
寺六角堂ホ

未刻藏人左少弁行隆來呼簾前問子細
先日所被尋之行幸之間沙汰也就余
申狀御藥并御所事被問官依穢中召陣
外内々問之

寮

呂藏人
所問之

才之處申旨各別就何可被行

裁須用官卜申旨也然而至今度不可必

然事躰猶有行幸者可宜欵云々者

申云先日被尋問之處有殊急事者不可

及議定早可有行幸依御藥之一事者御

所之凶有無之条可被行御占之由令申

了付之被問官寮申狀各別之時被用官

申狀者例也今可被弃其狀之由難定申

此上事只可在御定也愚慮難定申者行
隆内之語云若有行幸者来廿日可宜之
由所擇申也云之行隆所持来之卜形亦
如此良果其前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御所吉凶并行幸事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官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是卜吉凶事申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问五冬皇居吉凶如何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推之吉欤

问有行幸他所吉凶如何

言推之不快欤

治承五年二月十二日神祇權祐卜部宿称兼衡

權大副卜部宿称兼友

寮

御所吉凶

占今日巳丑時加巳正月微明臨己為用

將騰地中小吉青龍終大吉天后御行年
已上微明騰地卦過^過反吟

推之被用皇居有御藥事不吉欤何以
言之用并御年上帶騰地是主御藥事
又三傳為無氣卦遇反吟是主御所不
吉之故也

資元

廣元

業俊
弘
泰親
在憲

御不豫事

官

卜御不豫事

問依何咎崇所致哉

推之依御身過并土公崇所致欤

問依御豫被加護身吉凶如何

推之被加護身半吉欤

年月 署所同前

察

日來御心神不例依何崇所奉致哉

占今日己丑時加申

正月節奉
宣旨日時勝先臨外

為用將天空中河魁朱雀終天思大裳御

行年已上傳送句陣卦過虎祝氣跣跪

遇力

十五廿推之依御惡身土公咒咀成崇所

餘宜奉致之上靈氣加咎歎丙丁壬癸日

御增減之期也

署所同前

凡此行幸之沙汰狂亂也何強被訪諸人

哉只任雅意可被行事也今日入夜雨下

長光入道來

十四日辛卯天陰雨降可被奉供養不動
尊勝陀羅尼事自官觸女院廳云々
撰改送書云行幸猶未廿日一定也同輿
人來十七日蜜々可參內准后以前同輿
何様之事哉不審云々報云廿日以前蓋
被宣下准后之事哉者
十五日壬辰天晴傳聞鎮西謀反之輩逐日
興盛燒拂太宰府了云々季經朝臣來談

姬君入內之間事万事不具云々光盛參
上持來諫言抄四弱件光盛所抄出云々
件書以假名書之女房為易讀也云々事
太無所據仍以真名可書重仰了件抄先
年之比抄始自然不終功近日抄了云々
主稅頭定長參上仰醫道抄物事可注進
療治方之由也件抄所仰名醫五人也典
藥頭定成合藥前藥院憲基病源施藥使

賴基藥種功能去年賜陰類本單一部
未及他抄出之是則此事之盪觴也彼時
抄可思企也仍沙汰去此各仰一事可令
主稅頭定長療治後日仰矣事了仰了
養性之方未召仰於灸治之要穴者手自
之此間可仰也於灸治之要穴者手自
可抄出也人神所在事當時依無其要不
令抄之何況家之說之不同古來醫家之
論只在此事仍一人之抄出難備指南旁
不及召仰也

十六日癸巳天晴召使來催云明日可行幸
八條亭右大將可參仕者當時有所勞不
能出仕相快者可參之由令申了大將未
着亮闇之服連之依無日次也着吉服供
奉行幸專不可然可止義服之由被宣下
了人定驚服眼欣於内之事者着吉服出仕
雖無其悼至于行幸者已大亂也非神事
之人吉服之糸甚非穩便之上日者病慄

當時不快仍申所勞之由了提政以消息
被告行幸之由於大將同申所勞了未著
亮闈服之子細同相示了又大將以書狀
觸依所惱不可參之由於頭弁了
傳聞知盛卿歸洛了其替重衡朝臣可向
之由有其儀然而其儀忽變可被遣鎮西
云々
傳聞今日被渡賊首十人使廳請取云々

中陰内頻有此事如何、

十七日甲午天晴此夜行幸賴盛卿八条亭

先是故攝政姫

生年十九

密々入内即同輿云

、我朝非后位之人無同輿之例然而被
下准后宣旨之後可有同輿之由有過日
之沙汰忽立后不可叶之故也事弥倉卒
仍准后宣旨猶以不被下欵每事只有議
而無始終不能左右事也後聞參内之後

有准后宣旨云々
傳聞熊野法師原燒拂阿波國追捕在家
雜物資材米穀亦之類不遺一物搜取了
又源義俊為義子世稱居住尾張國其勢
三萬餘騎在義乃國官兵亦僅七八千騎
云々賴朝未越足柄關先以義利之勢分
四手可寄攻云々又聞鎮西謀叛之者張
本徒黨十六人同意云々

為余見寢吉夢之由有告送之者有大神
宮冥助事歎深可信云々今日七宮
不食所勞法眼被出自西山也

十八日乙未天晴基輔來語云去夜行幸及
曉更同輿之人遲參之故云々自母堂之
家先向攝政八條亭其後參内夜半云々
攝政須被待彼姬君來臨之處先以參内
人為奇云々件姬君入内之儀侍從忠良

車前駟衣冠六人共殿上宗雅盛宗亦出
車二兩半物一人雜仕二人云々基輔參
會內裏云々自陣可被下車之處雨脚如
後汝仍竊差車被下云々行幸供奉公卿宗
家卿之外無納言備範卿着吉服云々又
近衛司無人忽被譴責之間少將兼宗元
雖着諫闈未調儲束帶之間着吉服供奉
人以属目云々

此日新院五七日也導師澄憲僧都六十

僧此中有左大臣已下公卿廿余人參入

云々或帶釵取笏或不然云々此事先例

不同歟

十九日丙申天晴巳刻參女院御堂日來坐

今日故殿御忌日也導師覺智僧正公卿

不參入季經賴輔朝臣亦已下也余佛事

同懸並仏供養如例年酉刻歸家

傳聞主上御不例大略平減云々後聞今日
攝政被向淨光明院公卿朝方雅長才候
篁子攝政局壺祿馬蘆信蘆範入道祇候其傍
十人以属目云々
廿日丁酉天晴召憲基朝臣問大將所慥事
又明後日廿二日可加灸治可參之由召仰
了
百利隆職來召蘆前談雜事世間事大十

思相語事水
一去十七日行幸大石祭有無評定遂准
穢中之儀不被行之凡中陰内雖過三
十日諸社祭被停止准彼例不被行之
但於中陰以後者雖亮闇中被行件祭
也保元行幸別儀也永万又穢中也仍
不及其沙汰觸穢以後中陰之内行幸
今度已為初度仍有議云々

一新院中陰之內被渡賊首未曾有事也
就中被下解文使廳請取之例古今未
聞被誅謀反之輩之時先所被下賊首
解文也如此程事職事可相存欵使
又可驚申彼是不足言欵云々
一去正月五日東大興福兩寺僧綱可解
却見任之由被下宣旨了被補山階寺
別當之時依不審起兩條之間一主上

御陪倚廬代之間如此事宣下其例不覺
悟如何二可解却見任之由被宣旨之
後未被仰下還補之由然者只載綱位
可除官職欵如何光雅云凡不可及是
非倍廬之沙汰勿論又前官之不審不
可及沙汰以推大僧都仁圓為別當以
權少僧都覺憲為權別當之由繼承撰
政之仰此上不可及異議早可載此狀

云々仍任命所下宣旨也云々
一一日比左少弁行隆仰云有可召東大
寺所司之事別當已解任付誰人可召
哉隆職申云付造寺長官益光朝臣可
被召也者然而不承引付綱所召之曾
無例事也其次行隆云禎喜全稱不被
解官旨頻執行寺領事凡力不及云々
一京中在家被計事大略公家知食富有

之者可被宛召兵糧之故云々但不可
限兵糧米院官諸家併可被奉宛是天
下飢饉之間割富與貧之義也云々
良久退出了
傳聞關東事聞宮不御坐之由多有乖賴
朝之者甚物忌又其勢雖云數万騎全不
可叶物要尤嗚呼也云々是又不知實說
廿一日戌戌天晴未刻法性寺座主被來數

刻談語入夜被遠還了傳聞坂東軍陣太
以物騷衆冠者不知名召具十郎藏人義
俊請降來官兵方之由風聞但義俊被捕
之條果以僻事歟不被受
廿二日己亥天晴已刻俄雪降即晴了此日
大將加灸治前施藥院使丹波憲基朝臣
參勤之灸所十三所也醫師賜御衣并牛
才女房參女院御方余同參依此事也今

今日新院藏人來催來月三日御正日粥
時申承之由了

廿三日庚子天晴小兒頭在西壺是五體不
具七々日穢也然而近日天下皆有穢氣
之疑諸人不參詣神社仍不及立札申刻
定能卿來問公事之間不審此間注出參
議作法才云々

入夜外記大夫師師景參上持來素書一

卷依先日召也今日依吉曜持參之由所
申也此書相傳之人甚少先年祖父師遠
自白川院下給深以秘藏傳在彼家余聞
此由仰可加一見之由雖子孫容易不可
傳授之由師遠書起請仍恐懼甚多進退
惟谷竊致祈請之間夢中有可許之告其狀
在別紙他事亦相交為師仍手自終寫功
景為余總以家吉之祥也
今日所參參也靈告嚴重殆拭感淚今謹

正衣裳以讀合之余披新師景持本也張良一卷
書即是也黃石公於地上授子房傳之登
師傳傳之書也而余不慮得之豈可不悅哉
抑張良一局局之書或稱六韜或謂三略其
說區古未難義也然而晉簡文帝說尤足
為證據何況六韜者即太公之兵法也黃
公更授子房之條其理頗不當歟三略者
張良自所作也然者於圯橋橋之上自黃公

之手受之書即以素書可謂真實彼三略者傳得此書之後所制作歟世人深不悟此義歟但區々末生難決是非只任一且之愚案為後鑒錄子細許也又此書相承次第如匡房說者彼張良末胤渡我朝所謂^張修理不知實名是也件男傳持此書為故資細中納言家僕仍令進主君歟在彼中納言家云々其子家賢卿之時進白川院自

彼院師遠所下賜也余案之件書端小野宮右府以此書有被送入道中納言顯基卿許之狀資細者顯基子也以之推之彼修理祇候資細卿之許之間以其因緣傳此書歟之由匡房卿致邪推歟實資公已傳此書何必限張修理哉是又愚案也定不叶正說歟

廿四日辛丑天晴今日小御堂修二月也中

御門大納言一人參仕先被來次第余及
大將共依所勞不候其座

廿五日壬寅天晴申刻以後天陰雨雪間下
早且請佛巖上人習大金剛輪真言大將
加灸治之後未更發云々又咳止了為悅
、此日公家於家勝光院奉為高倉院被
行御齋會上卿兼雅卿云々又六七日也
廿六日癸卯天晴此日家勝金剛院修二月

也雅賴卿一人參仕云々傳聞關東徒黨
其勢及數万官兵尪弱仍俄前將軍宗盛
已下一族武士大略可下向來月六七日
之比云々重衡鎮西下向傳止了云々
廿七日甲辰傳聞邦綱卿煩二禁禪門病頭
風云々民部卿資長一昨日於日野出家
今日使季長朝臣訪之無指疾只遂年來
之素懷也雖遇乱世未曾當其殃次第昇

進無怨昇正二位中納言又任民部卿其
息亭者侍讀讀四位中弁也涯外榮望專為
足逐遂以遂本懷誠末代之幸人也

廿八日乙巳雨降傳聞邦綱二禁有煩今日

加灸治

百六十帖云

憲基治之定成云物體雖

非殊大事次第療治相違病者身弱有其
怖云々憲基云於瘡全不可有其恐只身
體衰損此条難治云々總以非無恐事歟

病者弥以憶臆敢不受飲食云々又聞禪門
頭風事外有增云々又中宮不例云々

廿九日丙午天晴此日高倉院御法事也導

師公顯僧正攝政已下公卿多以參入云

子細可尋記

今且余奉為故院於御墓所奉供養佛經
是嘉承知足院殿於香隆寺被修仏事之
例也彼畫像是又繪像阿弥陀三尊一鋪

二
像也迎色紙經一部素紙六部以慶智律

師為講師三昧僧六口為題名僧季長朝

臣相具參上誦經文余自加署也嘉承重

仲朝臣相具參入依彼例令進家司也但

季長布衣也魚光基輔亦參入無他人云

入夜余著冠直衣心喪服也先參法

皇南御所依無人付女房申入即女房

令謁次參高倉院御喪家六波羅賴盛御

謁女房間御惱及御臨終之間事悲淚難

抑心神如屠數刻之後退出前院登霞之

後連日雖催參入之志行步不叶思而涉

近日聊有其減仍拖万事參入凡去年六

月以後今日始所出仕也用人車八葉南

前駟布衣隨身不費前聲又牛童遣車也

今日以基輔朝臣遣禪門并邦綱卿才之

許訪疾出仕以前刑部卿賴輔朝臣來云

可下向豐後國是彼國任人亦企謀及追
出目代了凡依鎮而謀叛可被遣追討使
云々但近日其儀若然者當國可滅亡取
諸身任國之外無他計略云賊徒云追討
使旁以國中損亡之基也仍國司下向可
鎮任人梟惡不可被入追討使於境內之
由令申禪門已有可許仍所思立也云々
但事已類物狂万人不甘心其實又冰無

一恐之故殊精進潔齋祈禱賀茂春日二社
其趣若下向可有後悔者可蒙其告又故
障出來可被止此下向也不然者存有冥
助之由可下向云々大略實物狂歎已他
已以廢了謀叛之邊民是叙用國宰哉還
可及非分之耻辱歎返々不便之支度也
但件人殊為先信力先々多預仙神之加
殺護之人也然者祈請之旨定盛感應歎

傳聞尾張之賊徒亦少々越來義乃國射
散阿波民部重良之徒黨相互被疵之者
有數官兵軍方有云池田太郎之者捕件
者乍生了云々此事實事也然而彼
邊秘藏云々

閏二月大

一日丁未天晴觀性法橋來示付祈事書願

書賜了自明日可始祈也家中無物仍給
平緒一筋了所願意趣偏思社釋之安穩
也若余在生之間其事不可叶者可有夢
想之告又知生涯安否一向可赴後世菩
提之由也入夜有安來云禪門之所勞十
之九者無其憑云々又邦綱卿所勞太以
有怖畏云々又云筑前國司貞能申上云
兵糧米已懸盡了於今者無計略云々仍為

总改前幕下俄欲下向之間依禪門之病
後干云々

二日戊申天晴早且實嚴阿門來受一切成
整明印并真言才及畫佛嚴聖人來受愛
染王 余自去廿八日潔齋滿大金剛輪
真言一千遍為此加行也自今日余始念
誦又實嚴智詮信助佛嚴才各能々可祈
念之由仰含了同心合力可顯法驗之時

也侍從所勞猶未愈云々佛嚴行向見申
無別事之由云々今日真言一万反以使
訪禪門邦綱才

三日己酉天陰今日高倉院七々御法事也
導師覺智僧正云々

余依催送咒願粥時於彼院廳

折敷高坏十二本折敷面押白生絹多
下繪

同饗四本從僧料

副物絹五十足 代布五段

差副下家司送院廳

有送文端注右大臣家月日下有家

人之署

禪門所惱殊進 拜邦綱卿二禁有增

公家自昨日御藥但今日頗宜御云々中

宮又以不例凡天下之躰以詞不可云事

欲在義乃追討使亦一切無糧料之間可

可及餓死云々坂東賊徒勢逐日万倍云

々大略万事至極之時也

今夜新院御事了人々分散女房亦少々

留候中宮行啓泉殿云々今日咒反五万

反

四日庚戌天陰雨降傳聞邦綱卿去夜渡六

条之邊着待家出家云々為素懷之上依

所勞危急也以基輔朝臣訪之有恐悅之

報疾之軀非無恐云々今日五万反
入夜傳聞禪門薨去云々但實否難知可
尋聞也

五日辛亥天晴禪門薨逝一定也云々仍以

基輔朝臣吊喪家

中宮二品前大將亦已居一所予其三人也

刻大夫史隆職未雖念誦之間依世間不
審召前問雜事語云今旦參陣左少弁行
隆密語云去夜法皇宮武士群集之由有

風聞人以為法皇与前幕下有變異之心

誠是天下衰亡之至也云々昨日朝禪門

以因實法眼

乱國家之盪觴天下之賊也

奏法皇

愚

僧早世之後万事仰付宗盛了每事仰合
可被計行也云々者勅卷不詳爰禪門有
含怨之色召行隆仰云天下事偏前幕下
之家也不可有異論云々非壺東國之寂
又有中夏之乱欬云々小時退下了相續

賴業真人未余始念誦了仍不謁之
准三宮入道前太政大臣清盛法名靜海者
生累業葉武士之家勇名被世平治亂逆以
後天下之權偏在彼私門長女者始備妻
后續而為國母次女兩人共為執政之家
室長嫡重盛次男宗盛或昇丞相或帶將
軍次子息昇音恣心凡過分之榮幸冠
絕古今者歟就中去年以降強大之威

勢滿於海內苛酷之刑罰普於天下遂眾
庶之怨氣吞天四方之匈奴成寢何況魔
滅天台法相之化法哉只非煙滅佛像堂
舍顯密正教悉成灰燼師跡相承之口決
抄出諸宗之深義秘密之奧旨併遭回祿
如此之逆罪無非彼之情案修入感
果之理為敵軍亡其身被懸首於戈鋒可
曝骸於戰場處免弓矢刀劍之難病席終

命誠宿運之貴非人意之所測歟但神罰
冥罰之条所以可知日月不隨地爰而
者歎此後之天下安否只奉任伊勢太神
宮春日大明神耳

今日五万反

此日請佛嚴聖人奉供養仙經

一字金輪不動明王

愛染明王

毗沙門天

已上奉圖一鋪

守護國界經一部十局 大孔雀明王

經一部三局 金光明最勝王經一部十局

王法政論經一局 仁王般若經二局 新譯

已上黃紙朱軸墨字

件佛經書寫供養之旨趣且為當時之
厄且為鎮天下之安殃也若所願成就

備王佐之器量者以此佛經仰五藏七道
之諸國以每年正月八日為式日於國分
寺奉圖等供養即置長日之所作可限未
來隆^際專以上春之齋會可祈中夏之安寧
也自今日每朝供香花可為期海內安穩
願求成就也所願之趣多^在社稷佛天何不
施哀憐給貳懇地尤深所仰悲願也

今日經房朝臣送札云明日可被議定東

國反逆之事可參院者申所勞之由了

六日壬子天晴此日於院殿上被會議關東
亂逆事云々余依所勞不參攝政雖忝不
候座居閑所云々左大臣已下公卿十人
忝候云々前大將宗盛卿奏院云故入道
所行亦雖有不叶愚意之事亦不能諫爭
只守彼命所罷過也於今者万事偏以院
宣之趣可存行候先關東事兵糧已盡無

力征伐如故入道之沙汰者西海北陸道
亦運上物併默點定可免彼糧米云々此条
又何樣可候哉若有可被宥行之儀者可
被計仰下款又猶可被追討者可存其旨
召公卿亦於院會議之後奉一決之趣可
進退也云々者依此申狀有今之群議云
々議奏之趣可尋聞余愚案此定甚無由
款被宥行之儀為朝有耻太見苦事也而

征伐之条遂不可叶者聊可被述其由緒
也所謂内乱之逆臣蒙天罰友亡了於今
者法皇可知食天下之由普可告知遐邇
款前幕下返權於君整可令表隱遁之由
款此兩条共不然者被宥行之条首尾不
相應又賊徒不可和平都以無所據之沙
汰款縱又雖可有此儀法皇一旦不可受
取再三可被懸仰幕下款而一同同一卷有

御沙汰果以有後悔歎莫言、、

今日念誦五万反

七日癸丑天陰雨降昨日僉議問實守卿之處返事如此

昨日群議之趣雖有少異大略一同候歛

左大臣大納言四人

隆季實房實國實家

中納言三

人

忠親朝方實家

參議二人

家通實守

候殿上座經

房朝臣傳仰論旨云關東逆亂之間依天

下飢饉御祈不合期又兵糧已盡了賊首
群集尾張國猶可被追討歛若又被宥行
之儀如何一同申云先被下院宣隨其狀
跡可有沙汰云御祈云兵糧米隨堪可有
沙汰之趣候 重仰云被成廳御下文其狀
如何又使者誰人哉西海有謀反之聞又
如何人々申云西海事同可被下廳下文
使者事兩樣或主典代若廳官或四位院

司云々狀跡事或一通載國々可令迴見
或國々各別付國司可遣其後人々退出
今日左大臣帥堀川納言參入廳下文
之間事其沙汰可候之由承及候大略暫
休征伐先以院宣可被宥之儀候歟
傳聞今且以僉議之旨為使靜賢法印被
仰遣宗盛卿許於門外以能因傳示仰旨
幕下^返奏云猶於重衡者來十日一定可

下遣也然者東國勇士ト非賴朝可隨重
衡之由可載院宣者靜賢云若為此儀者
被遣院宣無益只一向不可變征伐之儀
事歟素付令申給之狀已有群議今被報
奏之旨依違了何様可候哉云々重示云
招賴盛教盛ト卿相議重可令申云々凡
次第切腹事也余愚案相叶了大将縱雖
有猶豫之申狀重有問答不可有後之違

亂之^誤被定同議了可及議定也然者何
有此異論哉

八日甲寅^雨降彼岸之終可^可化滿咒遍了今
日四万反凡七^日之間卅万反也

此日奉供養不動^尊等畫像并尊勝陀羅尼
亦依先日宣旨也以智詮阿闍梨為導師
申刻法眼道快被來
今且典藥頭定成來為問侍從所勞所召

也無別事云々此次問邦綱入道瘡申云
万死一生無憑云々

九日乙卯天晴傳聞一昨日隆季忠親亦卿
參院議定廳御下文之趣仰俊經卿令草
之云々今日俊經卿持叅件草其趣已
無所據仍此議不可然之由有法皇之仰
然而前幕下只賜此狀先立遣之相續可^遣
重衡之由申請云々御使召繼云々廳下

文狀可注載之

入夜静賢法印來談世上事每事不足言
天下滅亡之期當此時大以歎息者也

廳下文可書入

十日丙辰天晴傳聞時忠卿所勞云々

重衡朝臣來十三日可下向今且先檢冰

連使景力草高相具院宣

以召繼為御使發向云々

十一日丁巳天晴左馬權頭宗雅來談世間

事今朝以季長朝臣訪邦綱入道所勞逐力遂

日有增云定成憲基共申怖畏之由云々

十二日戊午陰晴不定訪邦綱卿所勞只同

事云々今夜中宮并前大將才渡居六波

羅喪家猶本八條河原云々
經家朝臣來重喪之後今日初召前問重
家入道臨終之間事佛嚴聖人顯真僧都
亦為善知識云々
傳聞關東已欲伐入官軍陣中物騷飛脚
頻到來申此狀重衡明且可馳向云々
十三日己未天晴叅女院御方重衡今日出
門明後日可發向云々

十四日庚申天晴早且遣使於邦綱卿許今
日憲基加針云々仍所訪也使者歸來云
膿汁汁快杖出苦痛頗減然而無力弥增云々
午刻全玄僧正來邦綱入道大略無其憑
云々晚頭右京權大夫師光來初叅之後
今日始所召前也談和哥事亦件人和歌
之外無他藝且依此事所初叅也
今日於高倉院御喪家女房亦奉鑄銀普

賢菩薩像各書一品徑奉供養澄憲僧都
為導師說法驚耳云々

此日有禪門薨奏雖為出家之人依康和
三年例被行云々從今日廢朝三今日云

十五日辛酉天陰雖有雨氣未降今日追討

使藏人頭正四位下平重衡朝臣相具院

广御下文

先日景高持向之由
風聞謬說云々

所發向也

今日宿宇治來十九日可着義乃尾張之
境云々隨兵万三千餘騎云々雖為重喪
中陰之内依前幕下命不顧先父之追慕
次重衡堪武勇之器量之故殊應此撰云
々愚案重衡者其身向南都滅亡東大興
福兩寺法相三論二宗者也四所明神七
堂三寶定與冥罰歎曰茲乍在父喪忌哭
泣之禮赴合戰之場果以可報彼逆罪者

也造意之禪門已當其罰下手之重衡豈
免彼殃哉天然之理得而可知努力々
十六日壬戌兩下申刻以後天晴大納言入
道所勞定成憲基共申必死之由憲基今
且得身暇退出了其後筑紫醫師法師出
來加療治自本針穴擗出濃汁五六坏其
後心神頗落居辛苦又減氣云々但猶無
其憑事歎

今日參女院御方

十七日癸亥天晴傳聞越後城太郎助永依
宣旨已襲來甲斐信乃國之由風聞為無
實云々及晚隆職來語云筑前々司貞能
十郎後一昨日上洛私有相觸事來向語云
官兵其勢萬餘騎尾張賊徒僅三千騎許
剝那之間可改落日來船遲々間于今不
戰五百餘艘已付了於今者賊徒之敗績

不可經程云々
今日光盛持來帝王略論先讀合第一局
邦綱入道筑紫醫師雖加療治無驗云々
十八日甲子天晴長光入道來談世上事法
性寺座主被來為訪邦綱卿所惱密々自
是可行向云々晚頭前施藥院使憲基來
召前問邦綱入道所惱事申云去十四日
加針同十五日筑紫醫師法師出來擲出

濃汁惡血才了其後苦痛頗減氣然而更
無其憑殆依此療治大事可出來云々
十九日乙丑天陰及晚小雨早且典藥頭定
成來語云邦綱入道必死也去十四日申
其由了不可過今月之內云々筑紫醫師
療治於今者無益歎病軀悉損了云々又
傳聞賴基同申不可過今月之由云々遣
訪之處辛苦頗減之由有返報今日叅女

院御方此間定能卿來談院邊事

廿日丙寅天晴午刻藏人左少弁行隆為院

御使來臨余依疾不出逢以季長朝臣稱
此旨行隆云依為大事以人不可申只叅

御緣邊可申入云々者仍招簾前長押下
廣庇

謁之行隆傳仰云東大興福兩寺惡徒依
謀反事被追討了其後寺領及僧徒領併
收公之由被下宣旨了嚴刑難宥之故也

其趣忽雖不可變恒例仙事亦併退轉無
過怠之禪侶亦悲歎此事就中東大寺大
佛御身雖令御首燒損遠近見聞之輩莫
不驚眼雖如形可造掩假佛殿之由寺僧
亦欲結構之處寺領亦設官之間無歎力於
經營云々云彼云是聞食歎不少因茲寺
僧領亦如本可被返付哉若然者宣下之
趣似無始終又惡徒亦監行向後不可施

絕仍暨不可及此沙汰歛兩個之間思慮
可量奏抑於興福寺事者長者定被計申
歛然而且為御存知所被尋仰下也者余
申云先衆後惡行累世積年遂依謀叛之
聞被遣追討使是皆依惡僧之所行被施
嚴^肅憲之刑罰也敢非佛像正教之過失又
非禪侶堂舍之雜念然者僧徒之所領猶
可依眾之輕重何況於佛寺之領哉然而

已被下沒官之綸旨不歷幾旬月忽改易
之條雖有輕忽之難已被補山階寺別當
權別當了其上被返寺領更有何憚哉重
案事情聞東鎮西謀反事已大事也如此
之時祈請佛法可待彼効驗之處都無此
沙汰殆似致魔滅今被返付寺領才者三
論法相之侶必專丁寧之祈禱四海八埏
之民定^休休辛苦之煩費者歛但除惡僧才

巧無道所掠領之公田人領亦之外可被
返付欣至于內後監行不可絕施之條者召
彼兩寺門僧綱已下殊可被誠將來欣此
上左右且可在時議者行隆又云近日猶
南都僧亦与力謀反之由粗有其聞此條
如何余云猶於有此儀者又忽何及寬宥
之沙汰哉勿論之事欣但尋搜真偽事者實
任法可有沙汰欣者余問云兩寺營作事

無其沙汰欣如何行隆云先只可被付寺
領否議定了之後定及如此之巨細欣如
只今者未及其沙汰云云即歸參了

以季長訪邦綱入道大略如不并前後云

廿一日丁卯天晴傳聞左相府同申可返付
之由云々左府余兩人許尋被云々

廿二日戊辰陰晴不定邦綱入道不覺成了

云々傳聞熊野法師原二千余人越尾
張了為与力也云々今日賴輔入道出京
自勝尾寺自去月廿九日參籠即向大納言入道之
許了

廿三日己巳雨下申刻人告云邦綱卿入道
已入没畢者即遣使吊之棟範出逢云此
未刻許一定了臨終殊神妙悅思不少以
黑谷聖人為善知識云々件上人出家戒

師也邦綱卿者雖出自卑賤其心廣大也
天下諸人不論^貴賤以其經營偏為身之
大事回茲眾人莫不惜但卒禪門滅亡藤
氏此人頗与其事歎故有蒙神罰之疑可
恐、
廿四日庚午朝間雨下午後天晴傳聞六波
羅邊一族之輩自昨日集會令内議事亦
郎徒亦遠去不令人聞其趣云々世人懷

怖畏欣_々邦綱入道今夜葬送云々
侍男共之中為余多見吉夢此十余日之
間事云々此日女房叅女院御方今夜使
大藏大輔泰茂修泰山府君祭依夢想也
件男先々此祭施効驗者也

廿五日辛未天晴申刻參女院晚頭覺乘得
業來語南都事去夜上洛明曉可下向云
此日法皇渡御法住寺御所公卿侍臣

供奉云々愚案今度御幸不可被慙威儀
只密々可有還御也如此事無申行之人
歟後聞公卿七人殿上人八人供奉云々

廿六日壬申天晴傳聞攝政不豫云々
今且覺乘得業來只今下向南都云々此
次語云故藏俊僧都云春日御社御正體
真實者金剛般若經也慙有所見云々今
聞此語余所見之夢想正夢之條更無疑

事欣仰可信者也今多年之所願決定成
契之期也感淚難抑者欣仙神照丹情垂
玄應歎

廿七日癸酉自夜兩下申刻以後天晴今日

依夢想告受金剛般若經於信助阿闍梨

主稅頭定長來示合女房湯治之間事自

明日可始也

廿八日甲戌物忘也忘行仁王講今日女房始

湯治五木湯也

廿九日乙亥天晴物忘也傳聞熊野那智御

山強盜亂入常住客僧一人而不留跡已

成荒廢之地了云々近日瀧下靈像之石

稱飛龍權碎失了云々是本山魔滅之徵

也可悲

前右大將宗盛有病氣然而頗秘藏云々

卅日丙子雨降入夜甚下雷鳴

傳聞攝政之所惱二禁云々其物雖安其
所有ハ云々又教盛卿二禁云々近日此
病頻聞有様事如何、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三月

一日丁丑陰風吹朝間雨下前施藥院使憲基

來為示合女房湯治之間事所召也此次

語云攝政自去廿八日煩二禁然而減了

今日行水又被渡六条亭了

日來被坐八条云

傳聞秀平衛可追討賴朝之由進脚力令

申前大將不經院奏直示報狀了早々可

改落之由也但秀平全不動搵只以詞如

此令申許也云々官兵等未渡尾張河依
水溢也來五日可合戰云々

二日戊寅陰晴不定未刻藏人宮内少輔親經

初進二參字召蘆前談話此次語云近日雖

可有祈年穀奉幣依天下穢氣之疑禪門

事過其日限可被發遣云々又云高倉院

中陰以後欲被行政始及平之處依外記

不候于今未被遂行六位外記見任只一

人也而現病云々又云中下旬之間可被

行春除目云々此外整文談其後退出了

申刻參女院御方入夜歸來傳聞尾張武

士小引退遠江之由日來風聞極無實云

々義俊藏十郎人以下數万皆在尾張國敢無

動搖官兵明日三日可寄改改云々是實說

也阪東賊首以祈新為先云々

三日己卯朝間小雨已刻以後天晴法性寺座

王被來數刻談語晚景被歸了

節供如常家司才皆有所勞仍無陪膳不

可為例光明院領大和國七ヶ庄事觸國

司國司觸前大將云云可進證文云云

四日辰庚天晴傳聞三日合戰延引來七日云

定能卿來談除目事才文書少借與

了亥刻女院御所炎上先渡御之堂御所

大將并其室同之其後余歸家令禦餘焰遂免了

誠是佛神之感應也此間攝政被參女院

渡御余家其後攝政退出了人々少々參

入頭并同參及深更余渡居南厄上家是先

女房才此後華山院中納言參女院云々

又女院來渡御余家之前自院有御使面北

下

五日己辛天晴去夜火事不聞及之輩今日多

以參入左中將清通朝臣來入夜中御門

大納言被來

六日壬午天晴泰茂來又典藥頭定成來向余

脚氣事申云暫不可加療治只以行步可

為治云々申旨亦有其理此日小除目近

日六位外記只一人又見病公事亦闕如

仍為補外記春除目以前可所被被忘行也

伊與守信章院御外可知行備前之由有

如元可知食伊与之右少將公衡依祭使

闕如被任之云々又檢非連使光長被解

官日來被梟首之由風聞或又不然云々

未定之間有此宣下爰知決定現存款人

以為嘲哂歎總以忽不可及此沙汰款又

出雲重任朝方卿知行國也件卿日來院

御塾居之間頻奉音信之由有其聞今於

事有哀憐顯其驗欵傳聞東國勢甚以強

大容易不可敗散云々凶黨亦相議云官

兵亦併入立尾張國之後盡負可討伐之
由云々凡官兵々糧併盡了更以無計略
事之成敗近日可見云々稱宮之人決定
在伊豆國真偽之間雖難知所号如此云
々是亦說皆難被信欵入夜左大將被參
女院以藏人示云只今欲參啓之間老母
家近邊有火事仍忿退出了云々今日除
服新院御出河原陰陽師漏刻博士憲成
服也

陪膳季長役兼親余着例亮直衣也純色

日來所着之薄荒色直衣指貫亦賜陰陽

師了嘉承之例除服之由不見然而思事
理爭可不除哉雖亮閣中於其色頗濃者
尤可除之也仍除服了

七日癸未天晴參女院御方早且天文博士廣

元來火星留舍南斗及十余日大將軍慎
之云々又云道之秘事在太白經天只以

畫見奉奏專不可然事也不當午而當午
以為經天有可得心之樣也不知口傳之
如泰親只以畫見稱之尤訛也云々此外
談道之秘事才不遑具注傳聞今日尾張
合戰之日也云々後聞不然云々

八日 甲申 天晴物忌也

九日 乙酉 天晴物忌也

十日 丙戌 天晴泰女院御所藏入宮内少輔親

經來非指公事只所參也云々傳聞前大
將有食癩之病云々或云不然天性大食
之人云々

十一日 丁亥 雨降午刻頭弁經房朝臣為院御
使來余謁之經房云鴨社遷宮當今年而
神領亦為所々領被押取事亦度々雖訴
申無裁許之上關東神領亦併為賊徒被
虜領了仍社家之力不可堪造宮
先例為本社所

被造仍任他社例被付成功為公家御沙
營也
汰可被成立木之由彼社司進解狀此事
已為新儀何様可被行哉者申云於訴訟
任道理可被裁許欵聞東神領亦事可所申
無疑殆但彼社領不必限坂東欵以他領
并神封亦之力猶可勵勤之由可被仰下
欵所詮之不足又不可默止被付成功何
事之有哉年來為社家之沙汰偏為公家

御沙汰之条不可然事欵者經房云左府
申狀同前也此次經房云座主明雲勤仕
新院御祈七藥七師修中崩御其後公家御祈
亦可被禁忌預而長日御修法不結願又
追討使御祈猶勤仕此事先例不覺悟云
非勅問私事次所示也偏可依先例之由吞了愚
案若可憚者彼御祈亦即可結願欵而于
今勤仕忽及此沙汰如何)

十二日子戊天晴午刻權右中弁光雅為攝政

使來余呼簾前廣庇逢之光雅云造興福寺

之事条可被計仰之由所作後也者

一燒失之所可遣使否事不知先例又違

期了強下可遣使之由有令申之輩如

何又長者可下向哉否如何

答云於御使者必可被遣全不可依違期

於長者下向者今度不可必然歟

一於南田堂維摩堂者任度之例為長者

沙汰可被造營其事始今月廿四日之

由勘申而金堂已下事可為公家御沙

汰其間有未定事亦期日以前難決其

事儲日四月十日也而賀茂祭以前如

何被問例之處於少佛事亦者雖不可

勝計如此之大事猶可有思慮哉如何

答云如此事尤可有忘沙汰也今月廿四

日旁宜欵其事難叶者又祭以前何事之
有哉散所佛事先例強不悖事也

一 於事始者諸同堂時雖可被行至棟上者

六七月之間金堂已下不可叶於長者

堂者年內必可造畢仍彼被上假棟如

何

答云棟上之時長者已下氏公卿可下向

欵而只被上講堂南回堂棟無金堂之沙

汰專似忌本體欵又假棟之条事可謂輕

忽欵但如此大造作神社佛寺八省内裏

亦之中有被上假棟之例者准據其例同

日被上金堂之假棟何難有哉

火灾事任先例可被申三社也而亮閣

中諸社祭不被立幣此条如何

答云此事難題也凡亮閣之間不被立氏

社幣亦知其故公家已有奉幣臣家何悖

哉然而行來已尚忽難改舊規哉至于臨
時大事者不可默止事欲但都可被悻奉
幣者又可被發遣之由難申欲進退推谷
思慮已迷諒閣中奉幣若有上古之例者
可被准據歟但慥不覺悟可被捨欲亮閣
中無私奉幣已為流例然者雖不被立又
非踈神事之儀欲猶訪有之士可被左右
也

一 今度以何度例可被遵用哉永美雖為
吉例其後無程有災為之如何
答云康平金堂燒失長者不被下向兩事
相似今度如何又嘉保為吉例此兩度之
間可被用歟

光雅重云於後二條殿例者他事所被
忌避也至此事如何

余云於有其儀者勿論也不及左右者竊

案之被忌先祖事如何

一年來之例於春日御塔被行唯識會而
依燒失於御社可被移行御經同燒失
須新寫之處御塔新造之時同可被供
養新寫經于時可被弃今度新寫經哉
此条可有儀仍於今般者只以寺家所
在之論可被遂行之由欲定仰如何

答云會釋可然

光雅又云依亮闇可止舞樂之處於御
社被行者猶可有舞樂之由舞人光近
亦所申也如何

答云元於御社被行此會者可有神事改
減之恐欲至于此事者被移行御塔之法
會也然者依亮闇被止舞樂何難之有哉
但神社法會雖亮闇有不可止舞樂之例
欲一旦可被可例欲光雅退出了

相次大外記賴業來談世上雜事東大寺
勘草所持來也又語云秀平進宣旨請文
其狀云廻籌策於泉麗之陣拂賊徒於鳥
塞之辺云々然而專難信用者歎云々
晚頭參女院召施藥院使賴業令見大將
灸治之跡聊依有不審也入夜歸南

十三日丑己天晴傳聞去十日官兵亦欲渡墨
俣之間遮尾張賊徒亦越來五千余騎也

而重衡舍告之因茲相防自己刻
至申刻合戰賊黨等千余人被梟首其後
三百余人溺河水亡滅了大將軍亦多以
伐取了猶官兵亦渡墨俣河襲殘賊亦云
是去夜飛脚到來稱申云々十郎藏人
行家本名義俊云々被疵入河了定友亡了牧然
而不入梟首之中云々余業之重衡無為
無事帰洛者誠神罰殆似有疑者歎始終

定有樣款莫言々今日女房頭加灸治

十四日康寅天晴女房姬君寮々參詣廣隆寺

六角堂亦光盛參上讀合帝王略論第四

卷

十五日辛卯天晴大將唯頗腫云々仍召主稅

頭定長令見之申無別事之由此次余問

云神在心之時胃部通憚之狀如何申云

華蓋玉裳已下至于巨穴憚中心一行也

於二行三行者不憚之云々今日祇園一

切經會依亮闍無舞樂

十六日壬辰天晴和康法師來仰可抄重灸穴

之由是仰名醫亦之抄物中也先日欲仰

養生事而倩案之灸治事猶重基家殊可

習傳也仍召仰之五位藏人親經來非指

大事只所來也余不謁之以人問近日公

事亦申云來月可有行幸閑院之由云々

又來廿四日可有除書廿七日祈年穀奉幣云々此次相觸右大将可加灸治之由了定能卿來語云來廿七日可有日吉御幸之由風聞未有一定云々

十七日癸巳朝陰已刻以後晴參女院御方傳十聞秀平衡為責賴朝軍兵二萬餘騎出白河關外因茲武藏相模武勇之輩背賴朝了仍賴朝歸住安房國城了云々又越後城

太郎助永病死了云々但此才事雖取信如此浮說先之皆以虛誕也然而後日為存知真偽隨聞及注之

十八日甲午天晴物忌也傳聞堀川宰相賴定卿薨逝云々經實孫經定子無指藝業為朝非殊要人欵相傳之家領有數頗其家富云々召清景仰除目之時府奏不可過兩三通之由成功之輩雖其數多一度除

書不取上七八通之府奏仍尋成功次第
及功程多少可上府奏之由所仰也

今日被實檢興福寺燒失之跡云々氏院

魚光長者家司光又被實檢東大寺勅使

行隆也

廿日丙天晴信範入道來語造興福寺之間

事去十八日遣勅使已下實檢即日可有

仗儀并造寺除目之處國宛事行隆不申

定下向仍延引來廿四日云々廿五日可

三社奉幣

此事被問人々忠親推賴亦問也雅賴申可有奉幣之由忠親

申只遣使可被告申之由云々并多武峯

亮閣中無奉幣仍有此沙汰也

推思亦告文云々來月九日可有事始云

此外談雜事亦攝政不嗜和事之條頗

歎息欣
法皇來廿七日可有日吉御幸云々世人

不請之欣

廿一日丁酉天晴酉刻藏人尤少并行隆為院
御使來余依風疾隔障子謁之行隆云東
大寺興福寺八省三十大作事一時相遇
東西國有亂水干損無極如此之間秘計
難及歛總以為大事之上先當時被尋申
事二三条一者來廿四日可被行造興福
寺除目并同國宛議定而於講堂南圓堂
者為長者沙汰可被造營金堂已下為公

家御沙汰可被宛諸國之慶東國大略不
及沙汰所殘之國之多被宛八省造作了
仍無可然之國歛此條如何二者南都僧
徒才申請大和國如元全分被付寺者食金
堂并築垣才試可相勵之由所申也可被
裁許哉否如何余申云先國家大事無過
之安民肩而大厦可成功之趣并此間子
細委迴思慮可計奏由可被訪公卿及有

識士亦欲以短慮卒尔不及計申抑於被
尋問此條先造八省國々可被除否事大
極殿朱雀門小安殿亦尤可被除於迴廊
支配者強不可被避欲此國宛事須議定
之後有沙汰也而期日已近々然者只先
可然之國少々可被計載欲即大和國被
宛之條未及其儀欲如何此條追可奏子
細當時只警一
也且許縱雖何國先被計宛議定之後追可

被左右也於講堂可被行維摩會仍年内
可造畢之内長者結構仍金堂
已下事又有次大和國併免給僧徒之条
悉沙汰云々
專不可然於大和國者委有沙汰與福寺
事一向可被付欲若又東大寺事可相管
欲如此之間評定思慮之後可被左右忽
免給之条必有後悔欲凡興福寺之間事
一向被仰合長者彼被計申之上又可有
其沙汰欲且以此亦趣可被奏也者 行

隆此上條之難有相示旨亦忽不能左右
大概不過斯歎御佛被鑄之間事可被下
知識之詔云々者 丑刻女院御所燒亡
余不參會出自御所之内云々即幸御堂
御所余居所希有免了凡廿日之内兩度
有此災非言語之所及女院御生中令遭
火給事加令度七々度也每度出自御所
内云々於今者不可有此恐歎去此兩家

有狐恠異共占火災之由果以符合又熒
惑守斗為大將慎之旨先日廣元令申同
以相叶了余重厄之年旁以天然之運也
云而有餘撰政被參

廿二日戊戌天晴女院御堂御所四壁不全有
其恐仍竊渡御賴輔入道南直廬未曾有
事也慈生見如此之事可憐々殿上留御
堂御所為表御坐枝之由也今日魚稚々賴

才卿為訪來各隔障謁之

廿三日己亥天晴撰政送書云興福寺國宛并

造寺除目才明日可被行而高階仲基望
申次官如仰相計可示云々又云八省東
大興福兩寺造作才事遍可被問人々之
由昨日所傳承也云々余報云檢先例可
被計定也仲基重代為被召仕之者何事
之有哉但先例能被撰器量事也暗難計

申者

廿四日庚子晴一日晴女房參女院御所中御

門大納言被來為訪也日來依所勞不罷
行云々此次談除目事才今夜除目始執筆

左大弁長并有造寺除目國宛定才云々
方卿云々

廿五日辛丑天晴參女院御方撰政被示送云

昨日除目今朝事了又依奉行人懈怠造
寺除目延引不便云々伯耆國稻積庄去

年被付國了不傳廢而昨日以靜賢法印

申院云件在雖不傳廢御領去年被付國

之次第偏非國司進退子細不能如元為

院廳沙汰被仰付可然之人尤宜款者今

且勅報之趣靜賢示送其狀云進申之條

返々神妙然者可宛賜人之重可觸申之

由有御氣色其次仰云尋常御情性猶甘

心思食可奉相準之由所作也云々余重

申云件庄可宛給人之条凡及沙汰早々

可賜也抑御定之趣殊恐畏申之由同以

令申了今日召泰茂問火事占申云女院

御病事余可有吉慶事云々但聊可慎口

舌闕諍卅日之内壬癸日物忌日也云々

廿六日寅天晴物忌也未申刻許雷鳴小雨

去夜半重衡朝臣入京云々法皇明日欲

幸日吉社而依天下穢氣之疑并前幕下

制止延引但可參籠今日吉行云：有穢
疑者雖今日吉宮無憚哉如何 除目入
眼也

廿七日卯癸天晴見聞書知盛任參議親信卿
給周防藏人巡時經子經房任肥後頗不便
欵 安房國謀反之者掠領其外無他計
畧日來所期藏人巡年云々而被任肥後
如何々但被停廢新立庄園者事宜欵法

皇令度除目不可被口入之由風聞而窺親
信給受領又經房頗有不快事之由謳歌
今如此者每事似被遂御意趣如何々尾
張相國入道入洛之慶内々示遣以女房
傳憲親法師也育恐悅之報

廿八日甲辰天晴經家朝臣來申吉良庄訴事
又聞坂東勇士才已起來參河國實說云
官兵才併歸洛又無兵糧得其隙可襲

來欵尤可有用心事欵

廿九日^{己巳}天晴昨今又物忌也晚頭大夫史

隆職來門外向造寺除目延引子細申云

先例大臣為上卿而今度各無御參又國

宛事未定并魚光不慮觸穢中官五躰依

此亦事延引只今其期不聞云々早且請

佛嚴聖人示合祈訴事亦有夢想事同示合

也此日下名云々

治承五年

夏

辛丑

四月大

一日丙午

天晴書心經五卷

傳聞去此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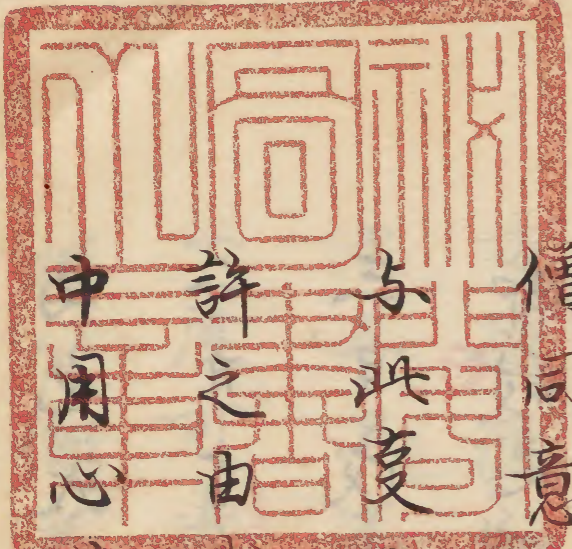
幕下許有落書其趣法皇欲幸日吉者与山

僧同意為登殿山也僧經一兩并頼盛卿等

与此夏即御幸之際可入夜伐於前幕下之

許之由成謀議之旨其載件落書因茲彼家

中用心殊太云々如此之夏無取據之輩取



為也太以不便也見下名聞書無殊事

二日丁未天陰雨下實嚴閣梨來示合新事祈

三日戊申天晴未刻參女院御所自院伯耆

御尉尉之間更有被仰者皆小勿論次第也大略

可奔國之時欵入夜上方有火恭親朝臣來

談天變事

鎮星入
花輿鬼

占文不輕云云

四日己酉雨降伯耆御尉尉間事以靜賢申入

了未聞勅報二位中將兼房飛被來余謁之

五日庚戌天晴午刻定能卿來申刻隆職來

召簾前談雜事戌刻參院依御行法之間

無御對面由其仰即退出

六日辛亥天陰雨降參女院御所今夕為御

方遠遠渡御之堂御取自燒失之取當塞方滿

十五日不可宿之故也自今以後不可有只

一度可遠遠之由先日恭茂令申也入夜右少

將公衡為請賀茂祭陪從裝束來大將依取

勞灸治等不謁之以職事能業申之答可調
送之由

七日壬子天晴物忌也未刻頭弁經房來門
外數刻佇立依不便開門招入中門邊但依
物忌不謁之以人示云今年可被行政元哉
否踐祚次年被行政元例也而諒闇年例雖
有古昔別述代不然可令計申

被副兩大外
記勘申例

弟又中宮重
可有院号拜舞饗祿等有無如

何正曆東三条院例具趣中無取見聞可令
計申者余申云寬平兼保為最吉例雖及第
三年被過諒闇可宜欵但頃年東西有乱中
夏不靜依如此之難有可改元之儀者被用
延曆等例又何事之有哉院号莫尋先例可
被計行欵無取見云愚案之取及拜舞饗祿
共以其理不可然欵者

已上申次男未練仍
註付一帛内之給之

而頭弁乞取
件折紙了云
頭弁云改元事左大臣被申之

旨只如今申給院号事被向人々四五人忠
親卿申旨又以同前他人申状兼云云改元
事者左府余許被問之云云入夜右近广頭来
申大神祭使阙如之由慥不可阙如之由召
仰了且觸事須可付職事之由仰了後聞新
任將監宗景勤仕云云
八日癸丑天晴依當神事公家無灌佛女院
御灌佛於御堂御取被行之別當基輔判官

代兼親外記来催云明日院号定可参者申
所勞之由了

九日甲寅天晴物忌也或人云坂東武者已
来尾張國云云大將女房日来有所勞大略
似瘧病歎而此两三日每日两三度更發云云
傳聞明日可被行祭除目云云天下人云法
皇与前幕下内心不和定又内乱出来歎云云
親範卿入道以實嚴園梨有示事余不兼引

十日乙卯陰晴不定傳聞作日院号延引是
法皇依御物籠野今熊不可有御幸仍取延引
云々愚案御幸何故哉未得其意今夜被行
祭除目云云亥刻見聞書鎮西住人種直任大
宰權少貳先例可尋女高日表百十一日
十一日丙辰天陰時々小雨坂東武者等已
越來三河國云云

十二月丁巳陰晴不定時々小雨

或人云自去年御即位之比進之紛失云々未
曾有大事也此事不被信受然而定說云々不
顧能左右也

十三日戊午雨下雷鳴未刻參女院御取入
夜歸來

十四日己未陰晴不定請佛嚴聖人有示合
事

十五日庚申天晴大外記頼業來教刻交語

賀茂社司持來葵及晚光長來語云明日賀
茂祭近來使可行祿哉否人々不審延久不
行之天仁為房記行祿如例云云而亮晴^暗年
不可賜御衣若內藏寮袞歛就之又如例如
何云云余案之不可賜歛如天仁殿曆者不
賜祿歛入夜右大將遣陪從半臂下襲未濃
袴下袴亦於近來^衛使公衡之許襲平襲二行
長櫃一合
藏事長俊為使

十六日辛酉天晴賀茂祭也近來^衛使右近少
將公衡

十七日壬戌天晴物忌也自今日始念誦

十八日癸亥天明物忌也

十九日甲子雨下依吉田祭神事如例年但

不奉幣亮晴^暗例也

廿日乙丑午後天晴

廿一日丙寅天晴或人云昨日自常陸國有

上洛之下人四十余日遂前途廻北陸道入
洛云云伴者相語云秀平已没之由無實也
賴朝可娶秀平娘之由相互雖成約諾未遂
其事凡關東諸國一人而無乖賴朝之者佐
竹之一黨三千餘騎引籠常陸國依思甚名
一矢可射之由令存云云其外一切無實途
云云禪門薨逝事第八日風聞了又同心之
即永共上以友次已亡爰賴朝且雄稱云我於君無
及逆之心以奉代君御敵為望而遮蒙天討
了佛神之加被偏在我身士卒之心弥可相
勵者也云云因茲禪門薨去之後坂東諸國
弥以一統了於上洛之業者追討使襲來之
時即追歸其次可代代入之由成支度云云三
樣之浮說之中此說頗可備指南次仍粗記
之

廿二日丁卯傳聞坂東之武士等其意各別

武藏國有勢之輩多乖賴朝了云云有迹日
之風聞朝昏有變遂其動靜如何

廿三日戊辰 至今日念誦

廿四日己巳天晴參女院

廿五日庚午天晴藏人宮内少輔親經來非

指公事^云余召簾前文談移刻語云改元可

及來七八月

廿六日辛未天晴參女院今夜宿御堂御所

可有御作事之地自當時居取當西^{大將軍}方

仍為遠其方

廿七日壬申甚雨女房參女院御取

廿八日癸酉

廿九日甲戌

可日乙亥 此間院有十度御講其中證憲

僧都說法之中多吐世上不可云云

五月大

一日丙子晴傳聞賴朝已欲上洛云云是武
藏之有勢之輩等有異心凡各不可緣之間
其勢殊不減之前為遂素懷云云騎射饗錄
事太府驚申日來一切忘却仍忽致其沙汰
依為諒闇年今年無荒年結云云

二日丁丑天晴右近府之府正保來申騎射
將不著之由即以伴府生隆房朝臣之許可
催沙汰之由兼又可被著行之旨大將示送
了云云又召广頭清景了今日請佛嚴聖人
令見大將所勞

三日戊寅甚雨大將室日來病惱此兩三度
隔日更發有發心地之疑歎仍驗者立一二卜
筮依令占請寬寬內供平愈了云云悅亦不
少

左召有近府广頭清景御騎射之間茶之事
右四日己卯終日甚雨此日依諒闇無府荒

手結也

五日庚辰 雨天晴參女院御所清景來云

實明朝臣申可着騎射之由云云

六日辛巳晴此日右近府真手結也依亮闈

不給祿又不送饗也長保見實嘉承見宗不

賜祿於饗者如何例之由所可見也然而保安故

殿大將御時於初軍者被送饗祿於後軍者

只送祿祿不賜饗由有所見却之諒闈年又

不送饗祿之例存之就此等案之不亮闈年

猶不賜饗何況於諒闈哉仍饗祿共不賜也

又大將職事等不催遣也左近府又同之云

入夜府者持來手結大將加一見返給云云

傳聞吉野大衆等蜂起有稱宮之子之人云云

仍自院被仰祭良大衆可尋出伴小宮之由

云云 七日壬午陰晴不定日來祈今日結願實嚴

取修也

八日癸未晴

九日甲申雨下此日今比戲小五月有競馬

五番但依亮圖不給纏頭云云

十日乙酉雨下漏刻博士季親來召問易筮

之間事基輔自春日下向昨日所參詣也

十一日丙戌晴基輔云今晚有最吉夢云云

十二日丁亥雨下參女院御取

法性寺座主註送云或僧見吉夢云云

十三日戊子甚雨洪水

十四日己丑甚雨同昨

十五日庚寅陰晴不定此日月蝕也詔智詮

北斗念誦所相真弟子也今日余百日所

作結願了今日奉幣春日社付幣料於正禎也

十六日辛卯天晴自今日服藥蒜

十七日壬辰天晴宗雅來語也世上事等其中

有撰政未練事等

十八日癸巳天晴權漏刻博士菅野季親相

具其子季長來所召問五北兆台事也此日易

物忌也

十九日甲午

廿日乙未易物忌也

廿一日丙申

廿二日丁酉

廿三日戊戌天晴此日余參院以親宗被仰

念誦之間不謁之由

其實無御念誦
偽稱之如何

廿四日己亥參女院御所

廿五日庚子天晴今明日物忌也

廿六日辛丑天晴此日大將參院內中宮等

直衣如例草衣紅下袴指貫括籠之但猶組

卒垂腋白也此日有小除日目泰經任伊子雅賢

還任少將重衡叙從三位任左中將也

廿七日壬寅天晴自今日被始行季御讀經
師^即三条大納言上卿藤中納言左武衛藤相
公源相公羽林等參入云云此日參女院御
方

廿八日癸卯此日未申刻許雷鳴

廿九日甲辰晴參女院御方歸宅之後定能

卿息武衛親能來今日參院云云今日晴光

持来丑行火義

卅日乙巳天晴此日季御讀經結願有增^僧事

云云

六月^三日丙午

二日丁未

三日戊申

天晴女房姬君物語吉田祇園木
之祭事也今日漏刻博士季親來申易筮五
兆等事

四日己酉天晴向覺智僧正六条壬生家明日女院可渡御之故也

五日庚戌天晴酉刻頭弁經房朝臣来云院宣云藏人頭有其阙所望輩三人清通朝臣為近末司及位階第一尤當其仁若無恩者可被許三品之由令申云恭通朝臣先例不依必位階事也云奉公云殿上人望与清通

朝臣非同日論難上臈弟乍置恭通被補清

通哉之由令申維威朝臣以坊官超越數輩

上臈補藏人頭兼可任中將之由令申昔三

人之所望一决爰迷宜令計奏者申云清通

旁當其仁歛雖然恭通所申者又非無其謂

紅盛又被賞坊官之条不能申左右惣以此

条專難計申偏可在勅定哉也者頭弁云撰

政左府等取被尋間也亥刻女院同車渡

御揚梅壬生之邊家覺智僧正非御幸之儀

第取進借也

殿上人供奉乘車或自閑路參會余又借
人車与大將同車催御共女院取召大將車
也及深更歸宅伴家有堂本主業景法師云云
而逢事之刻家地資射等書財賜檢非遠
使景高云云過遇覺智僧正相傳伊勢國所領
當時為披僧正之領女院無御取之間暫可
進借之由所申也而本主早之上又逢事力
者也旁以可有其憚之由余再三令申又有
議定而當時一切無可渡御之家此兩三月
之間親踈難借召或有難之障或為凶取慈或
恠惜如此之間已計略盡了當時之御取暑
焚之間片時無可御座之方法仍不顧衆難
枉取渡御歟且是非深難之由重取有議定
也其故者業景法師自彼家故搦出若為出
立取云尤可被憚而彼時遂電之間自他取
被捕得其後自下人小屋出立云取赴遠任江

國也仍非重忌何況三重之本主強不可及
沙汰覺智僧正已為當時之主無妨於為御
取加之如此宝物家地等轉々已後殊不及
本主之沙汰之故也抑件法師為院近臣之
間歸洛之時若可歸預哉然者今之渡御可
無骨何内々被伺院御氣色之處早可渡
御之由有御報云々以定能卿取被申也

六日辛亥天晴及晚大夫史隆藏菜召簾前
談雜事取持參東大寺勘文也此次語云々

月七日比自大神宮奉奏狀是十郎藏人行
家奉告文於神宮之由云々

七日壬子天晴未刻參女院御取壬生殿也入夜

歸九条

八日癸丑

九日甲寅以基補訪二品依過遭其母喪也此
日召陰陽助濟憲問女院御取被修造之間

日次前々為予沙汰不快来仍今度為女院御
沙汰取被造也今日中御門大納言被来也
十日乙卯天晴辰刻許参女院御取此日自
闲院亭行幸賴盛卿八条亭為避来十四日
祇園御头會路也秉燭之後右大将参内其
後予歸宅及亥終有行幸云云
今日大将供奉事

裝束 亮圖東帶如常

平胡籙 黑漆 籙有銀伏輪 矢角半半

弓柄 鈍色 檉并組弓柄同 鈍色 絹色

鞍 綠螺鈿 切付 蓆 箭手 綱 緋

或用蔣繪 判地無文 蔣繪 鞍而忽不能新調

又無相持之人仍付常說所用綠螺鈿

也猶可用蔣繪事也

隨身鈍色狩袴 白草衣

狩胡籙上帶不改替只如本是保元永萬兩

殿下例也他人替之用鈍色云云
毛車下簾淺黃末濃如常

今日行幸無圍司奏鈴奏等文不仰邦綱云
但於八条亭有名謁是皆先例也

今夜於八条亭有除目少將維盛朝臣任右
中將云々

十一日丙辰

十二日丁巳天晴右中弁光雅朝臣為撰政
使來隔障子謁之被尋問条々等

一金堂已下為公家沙汰可被造營於誦堂

維摩堂是也

南圓堂者長者可沙汰食堂寺僧可

沙汰而於維摩會者自被始行其會以來未
曾出寺外仍年内必雖可被造畢誦堂其功
莫大其期既近若無合期之勤者可被移行
食堂之處同以難終其功之由寺家取申也
若然者准如常樂會於禪定院

當時安置燒
殘御佛等別當

房也 被行者已寺外也留會於興福之文已
可相違仍必於寺中可被遂行也縱非講堂
食堂可然之別院如一葉院也 出來者可被用其
取而云寺僧云長者各相營兩堂之間不及
他涉汰忽難出來或者和諛申云福原之都
入道相國有新造之亭云去年為皇居被行五
節已下公事等了然而被都弃置之後其家
又不及涉汰壞渡件屋建立別院自終不日
之功歟云云此条如何可相計云者答云件家
造營子細弃置之旨趣皆不知則可依彼涉
汰之趣也若為內裏被造營者尤可有禁忌
又可有謗難偏為社家被造營之後整備召
為皇居還都之時被返賜了云又有何悼哉
一 諸堂佛等於南都可被始歟將於此京
可被始歟又御衣木誰人可加持哉
答云可被檢康平例也案事理於南都可被

始欵加持之人無疑東寺真言師欵其仁在
鎮喜欵

一事始之時行事定官已下可著吉服哉否

答云專不可著吉服神事奉行人古昔猶

有不改亮圖之例必同時定事也 何況非神事無

故其服還可毀礼欵

已上興福寺事

一近日御社恠異類示殊取恐思也情案事

情造營廻廊不叶神慮之趣 冥顯有其驗

而大衆推而造之其後長者已下至于造國

司併以有不吉遂法相之一宗滅亡疑滿徹

欵仍可被壞件廻廊哉否愚案難及可計示

云 答申云此事為朝為氏已第一之大事

也以人意輒難計申疑難決之時以卜筮決

之古今之習也然而其事猶似普通所存思

給者之限日數以有智淨信之僧徒令參籠御

社又殊獻幣帛長者殊致謹慎被立御願等
可被祈請也若日數之內有靈告者可被隨
其趣不然者其竟日可被行占卜欽光雅又
云如此事一切不知子細且隨聞食及召光
雅兼光等尋子細可被計仰下也以上可為
本懷云云世間事每事奇異欽生涯無益無
上善提之外他事無由云云
如此之間狀等就返答憚多實進退惟谷者也

十三日戊午

外記持來大神宮御領近江

國福永御厨文書為百^有仗議被廻諸卿々々
上卿藤大納言

十四日己未

前源中納言來依疾隔障子

謁之 傳聞自東國送牒狀於山上其趣可
勒修我方祈者東國未庄所領等用途併可
沙汰送山上云云而庄主以伴狀令見前幕下
又經奏聞大衆聞之大怒云先可觸衆徒也

而引籠相觸所尤奇恠也仍座主与大衆不和云云大衆蜂起之次第大^大以無其謂事欵
十五日庚申天晴此日被行造與福寺行事
官除日并國家定等上卿左大臣其外公卿
四五人參候右兵衛督家通執筆云云
又被行小僧事云云 國宛只任先例被宛
東國等悉召比申云云 酉刻地震此日有
行幸還御去隆職往逆^送間^旨如此

上卿左大臣 執筆右兵衛督

源大納言 三條大納言 新大納言

右衛門督等被候仗座

治承五年六月十五日 宣旨

陰陽寮擇申可被造興福寺雜事日時事

土木作始日時

今月廿日乙丑 時午二點 若申

立柱日時

七月廿八日 壬寅 時寅二點 若辰

立柱次第先東次西次北次南

上梁棟日時

同日 壬寅 時午二點 若未

依伴行之

可造興福寺國

金堂

近江丹波播磨 養作 備中

讚岐 伊豫

已上各一間 但東西近江播磨

迴廊五十間

攝津 甲斐 信濃 上野 若狹

能登 加賀 越中 越後 出雲

筑後 肥前

已上各四間 但加賀 越後五間

僧房

尾張 叅河 美濃 丹後 因幡

伯耆 安藝 土佐 筑前 肥後

已上各十一國

經藏

淡路 伊賀 越前

鐘樓

和泉 上隱岐隱 山 且東西並二部

中門一宇

但馬

此外講堂 南圓堂 南大門

內大臣

食堂 上階僧房 寺家

東僧房一宇

治承五年六月十五日

造真福寺使

長官藤原兼光兼 右中弁 元造東大寺長官

次官高階仲基兼

和泉寺

判官大江仲守兼

左大史

主典中原威吉

右衛志

同日

治承五年六月十五日

宣旨

陰陽寮擇申於室生龍穴可被行祈雨御讀

經日時事今月十五日甲子時末二點

令法印權大僧都信山率古淨侶限五箇日

轉讀仁王般若經祈請甘雨其施供物用大

和國正

同擇申於神泉苑可被行祈雨御讀經日時

事今月十六日辛酉時午二點若申

依伴行之

權大僧都俊朝

院御幸祇園社別當實

權少僧都全真

還著

出雲

御幸祇園社檢校僧正明雲讓

無勤寺檢校

覺快親王還補

同日

國宛定以前被行之上卿新大納言 參

議右中將通

^元十六日辛酉

十七日壬戌 天晴參女院御取宿仕

十八日癸亥 天晴自去夜女房不例之由

告来仍午刻退出大略瘧病歎大将同相具

入夜大将歸參了自今日法眼被參籠葛川

了

^元十九日甲子

廿日乙丑天晴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為院

御使来云當時大元阿闍梨勝遍也尊實而

去年園城寺乱之時為鎮其事五月廿七日

欲被初行伴法之間遮廿五日凶徒被伐平

了雖然為銷餘殃猶被始行之處其後天下
弥騷動忽有遷都又東西謀及于今不被遂
征伐已心無法驗仍近日為平東國可被始
此法之処勝遍不快可被改他人之由被仰
合仁和寺宮之処其師尊實如元可修之由
被計申兩度勤仕賢覺仍內之召支度有其
沙汰之間猶一身兩度勤修為希代之例之
上尊實行此法之門天下又不穩傳習此法

之人多在世何如無他人強可被還仰舊阿

闍梨哉之由自他宗輩遍以願申因茲習法

之輩可被注申之由被仰仁和寺宮并禎喜

僧正之処各注進之宮六人 禎喜四人太略撰門第不

撰知法欵然間常陸已称隆賢賢覺之流 實心才子殊

以望申有申狀伴者不入兩人注文又安禪

寺實嚴阿闍梨雖非懇望當仁之間進折紙

此等之間可被仰誰人哉可被奏申者此事

俗家專不知案內猶宮長者已下可然之僧
綱等可被申事欵實嚴者粗知其法器弘法
大師之流無可出被取之者欵自餘之輩又
各師主注申也此上事且可在勅定又同於
傳受此法者撰行業知法之輩可被仰也至
于被改勝遍之条者理可然事欵於其人者
依不知子細不能定申云
廿一日丙寅 女房午刻發了 知詮祈之為

疑不少

廿二日丁卯 自夜雨下

廿三日戊辰 女房已刻發了 今日驗者同

前又以六口僧尊勝念誦祈

廿四日己巳 本命日泰山府君祭如常

廿五日庚午 天晴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
來傳院宣旨前參議光能雖彼^被許出仕為四
位之前參議之人出仕例貞信公之外無例

事躰尤似有憚之已^上彼朝臣申云寵居之間
於超越之輩者非此限今昇進之人々加座
右之条非無取愁仍欲被許本座宣旨其事
若難去被下准參議宣旨勤仕參議之役如
何云此事無例欵^欵獻慮不決宜令計奏申云
准參議宣下無先例世上定驚耳目欵至于
本座宣旨者於四位參議雖無例於本座者
近例人別事也被宣下強不可為巨難欵但
當時雖被許本座頗無其詮欵抑此条雖不
被仰下之事被許三品被召仕全不可有其
煩事欵本主為卿相叙三位不可及御猶豫
事欵此上事可在^有聖所^所云光長云被尋左相
攝政等云云今日女房瘡病祈落了驗者同
前以同人第^弟子三日讀千手經智禪賜草重
并^并手^手等他僧賜草衣一領

廿六日辛未此日東大寺行事官除日云云

是佛造寺等長官共行隆也云云

廿七日壬申此日待從者始亮

冠透冠也并直

衣指貫等也

廿八日癸酉傳聞自去廿五日客星出內天

王良以外變異也不能左右天下大事舉足

可待云云

廿九日甲戌參女院攝政會參談雜事歸宅

六月被吉服也陪膳季長吉衣冠也

右治承五年時春夏此一帙累自百四拾枚者以三緣院道教公累痕松殿右幕下道昭御被臨摹之耳

抑法性寺忠通公之有職松殿基房公親面授而傳于後法性寺兼實公且如日録号玉葉為后昆之儀則其雲抄不諫他秘握而可貯深奧者也

于時慶安二年正月仲旬陶化翁龜誌焉

此冊者慶安二年三月廿三日關白昭良公被借用同年季夏朔日返信者心

陶化翁龜記焉

治承五年秋... 七月... 陰晴不定... 未刻右中弁兼光... 朝臣... 為長者使來日被始御寺御佛之... 間有... 不審金堂食堂御佛為公家御沙... 汰申事由之處申合圖下可致沙汰之由有... 院御氣色者先於何取可被始哉康平於寺... 中東室被始之由有取見云云是寺家取申

治承五年秋冬

辛丑歲

七月十四日改元

七月大

一日乙亥

陰晴不定

未刻右中弁兼光

朝臣

氏院別當

為長者使來日被始御寺御佛之

間有... 不審金堂食堂御佛為公家御沙

汰申事由之處申合圖下可致沙汰之由有

院御氣色者先於何取可被始哉康平於寺

中東室被始之由有取見云云是寺家取申

也今度寺中悉為灰燼然者於金堂前壇下
邊可奉始欵將必於南都不可始欵是一次
御衣木可採何處木哉康平例無取見憶事
理採寺領松木如何是二次御衣木加持僧
可被用東寺僧綱其仁誰人哉禎喜僧正可
然欵是三余答云被始御佛取事康平例炳
焉南都無異議欵寺內雖成灰燼金堂壇下
邊打平張被遂行有何妨哉兼光云白川諸
御願寺御佛於

法勝寺金堂壇下有被始之例尤可准據欵云兼光重問云若然者

誦堂南圓堂等為長者沙汰伴御佛各於本
堂跡可被始欵將於金堂壇下一度可被始
欵答云於一取被始無事妨云何事之有哉
取之儀似有煩欵何必限本堂跡哉但
可被從便欵又兼光問云可被新造之御佛
等其數八十餘金堂許也悉同時有始欵將奉
始為宗御佛於小佛等者後日可奉造欵康

平例只奉始十五躰之由有記文云云者余
答云於先規存事者一向可被守其跡不可
及他議欵次御衣木事同有先蹤者可被
隨其趣無取見者被採寺領杉木有便無難
欵次加持僧事禎喜僧正專當其仁彼若
有障之時可及涉汰欵云此次兼光相語
云越後国勇士城太郎助永弟助臧
信濃国依飯禪門前幕下等命也六月十三四兩日雖入

國中敢無相防之者殆多請降之輩於僅引
籠城等者可無煩于攻落仍各成棄勝之思
猶欲襲攻散在之城等之間信乃源氏等分
三手キノ黨一手ナニ黨一手俄作時攻襲
之間疲嶮岨之旅軍等不及射一矢散々敗
乱了大將軍助臧两三貳被疵脫甲曹弃弓
箭僅相率率三百余人元勢万余逃脫本国了
殘九千餘人或被伐取落自嶮岨終命或交

山林晴跡暗无再可戰之力云云然間本國
在廳官人已下為遂宿意欲凌礫助元之間
欲引籠藍津之城之處秀平遣郎從欲押領
仍逃去佐渡國了其時取相伴總四五十人
云云是事前治部卿光隆卿知行越後今日
稱慥說於院所相語也云云
後元聞逃脫佐渡國謬說也引籠本城云云
今日大將白地來聊有取勞氣歸參了

二日丙子 晴今夜有復任除目事加賀与
紀伊名替云云是日前國懸造宮之間國司
重服有悼之故云云
三日丁丑晴今日大將參了一定瘧病歎仍
明後日可加持也
四日戊寅晴申刻參院以定能卿入見參依
召參御前數刻預勅語多是世間逆乱之間
事也余有疎遠之恐而天气甚快為脫元不少

但未代事万々何為哉日没以後參女院宿
候今日於女院謁兼雅卿未刻發了尤遺恨
入夜歸九条

六日庚辰晴今日忝親來談天變事等暴

兵移國大喪等事為詮云云

七日辛巳晴今日雖請寬寬春寬等各不來

然回馱勝枉取望仍雖請之又以發了今日

殊大事也云云節供如常陪膳季長朝臣乞

巧奠又如例

法皇今日欲幸法勝寺人々可着吉服云云而近日也

間不靜天變相頻之上客星已出如此之間

殊恐思食仍停止了云云

師景内々注進客星勘文等

今年法勝寺御八誦證誠山階寺別當法印

信田云云

八日壬午天晴此日寂勝光院御八誦初日

也今日大將祈於女院御取被始大般若讀
經覺智僧正參入發願

九日癸未 天晴時之陰早且參
女院御
取大將發日也自今日始千手經讀經僧三
口皆有驗僧也智詮弟子同行等也智詮祈
之今日殊宜發仍明後日猶可請此人也

十日甲申天晴大夫史隆職來召前仰雜事

語云隆職被相創造佛東大寺也長官依無被任

次官之例被加長官雖面目可足沙汰不可

叶尤為大事云云

十一日乙酉天晴早且參女院依召也大將

今日平愈了智詮仍驗者賜祿紅薄祿 五重皆顯文

紗也同又給牛左衛門尉又千手經讀誦僧

各例布施之外給絹一疋即今日結願也平

愈悅思不少今日未刻權弁光雅為攝政使

來於女院御取謁之傳攝政余云御寺棟上

日可下向哉否事先日見參之時粗雖議申
其後公卿少々 宗家忠親 雅賴 不期與會問此事

之處各任康平例不可下向之樣令申又尋
右府之處同被申此旨猶可何樣哉重欲蒙
處分者余答云此事度々蒙仰取存令申了
取詮只任御意者也但春日詣以前無下向
之例加之無可被宿之取詮佐保殿為灰燼
禪定院當時被擬御寺頗無便宜歟又今度

棟上講堂食堂許歟以金堂可被宗事歟旁
無御下向無殊難歟但不願方事無左右可
下向之由有御存知者又以可謂謹慎誰人
敢問然哉只可在御意也光雅重云若無御
下向者氏公卿可下向哉否余云只一向被
就康平例者不可必然歟光雅又云金堂棟
上頗被延引遂春日詣以後被行被棟上有
御下向宜歟之旨人々被巾甲而左大臣此奈

不可然之由被申如何余云人之申狀專不可然
尤大臣被申旨可然也雖一日可被急
出來之處依長者下向空被送日月之条一
切不叶物議事也先雅又云無御下向者勅
使之条如何余云可依先例但燒失實檢之
特雖無長者下向猶有勅使被准彼者勅使
下向何事之有哉但此条強不可及御取望
只可被從公家之沙汰也先雅云康平例勅

使下向之由無取見云云又先雅云棟上之時
若春日社可有奉幣歟永養事始以後棟上
以前有奉幣其外棟上之日御下向之時依
無御參社有奉幣永長事始以前有奉幣又
棟上之時有奉幣今度如何余云事始以後
已彼遂奉幣了其時棟上之由同被載告文
歟然者今度重不可有歟永養御奉幣者別
儀也非依棟上事歟先雅云今度以前奉幣

被載棟上事了但無御下向者其事若可被
謝欵之由人之被申者也余云其事必不可
然欵其故如彼永兼有下向無參社者尤可
被奉幣依為春日詣以前不被下向御寺棟
上之由專不及謝御社頗不叶事理欵云
光雅諾此外雖有示事等忘却仍不記入夜
歸九条了 今夜前大將送使者有尋回事

十二日丙戌天晴明法博士基廣來始召簾

前問法家事等相次大外記頼業來同召簾
前仰雜事大以歎息大略今兩三月之內一
天可滅亡之樣存申欵實哀事也申刻前大
將又送使者 酉刻許頭弁為撰政使來余
相逢經房云公家御盆今年可被行欵明年
可被行欵凡人之例過一期在之而公家例
天曆八年之內有此事天仁元年次年被行
寬德延久無取見但為房卿記承保元年記

云自今年於圓宗寺被行孟蘭盆云云以之
思之謂稱^講演^演欵被送御盆事又以同前欵以
此等之趣可被計申云余云天曆例上代吉
例也天仁雖為次年猶一周暮之內也然者
今度明年被行之儀不可叶^{經房}仍案事
理今年可被行也不可及異議云經房又云
來十四日可被行改元而翌日被誦孟蘭盆

誦之条改元寂初之公事似有事憚為之如何

余云此条尤可然改元必十四日可被行者

又明年何事之旨^有哉但猶可被勘先例次者

經房云被尋人々之處左大臣左大將^{被申}改元

事也^帥大^帥細言^{已上}申明年可宜之由各無

年可宜之由若不覺悟忠親宗家被申今

年可宜之由云云余云不兼改元事以前今

年可叶道理之由取存也改元之条左大將

申狀尤可然欵若公家御盆有無誦演之例

哉不然者可被期明年欵云經房又云中宮
院号事何月可被行哉於六月以前例者不
可叶當時之沙汰也六月高陽院八月養福門
院九月東三条院但依為御出家之十月無
十一月待賢門院等也云云余云七八月不
快九月寂吉例也專不可依御出家欵十月
又難難無例全不可有若若不被忌者十一月又
無忌欵彼是共不可及難只可依時議也者

此次經房語云代始改元八月為吉例然者
依客星可有改元仍今月取被忌行也非代
時七月改元例太多云但代始改元詔無被載變異事之
例又不被被行赦令依天變有改元之時必有
改元猶有赦令今度依為代始雖不被載變
此外無例云云異由於詔書猶任天祿例可被行赦令且是
境節可被施仁德之故也云云余云若依客
星事殊有可被行赦令之儀者只於改元者

可依普通代始之例歟於教令者被讓天變
宜歟經房諾又語云寂勝光院御八誦今年
殊破被省略僧十口互為回答也公家八誦互
為例殊不同又不被召證誠云云又忝入人
々着吉服是法皇自今熊野自他白地有御幸仍
被悼亮圍之服云云余云吉服之条定驚服眼
歟全不可依今熊野御精進事歟愚意如此
仍雖申此旨不許力不及云云今日結願云云

小時歸去了其後余引勘延久注記之處已
有御盆仍送消息於頭弁其狀如此公家御
盆事引見延久五年七月十四日住注記之處
御盆院御料被送圓宗寺云云彼太府歸御養
保元年記自今年被行孟蘭盆誦之由被注
置云云以之思之年內御盆似無誦演歟然
則今般十四日被送御盆依改元事縱十五
日雖無誦演自叶延久例歟重案先規無指

故又無日次障之時空被過一暮^其之条已以
無證據欣然者旁今年可被行之由取存思
給也但比^此上猶尋先例可被許申行欵依為
被尋回事內之聞達如件

七月十二日 酉刻 在判

頭弁殿

入夜返報到來延久例分明被勘出尤取悅
兼也早以此旨可申沙汰云云後^聞依此申

狀被送御盆云云

十三日 丁亥 陰晴不定入夜雨下 酉刻

左少弁行隆為院御使來余出逢之行隆傳

院宣云近日衆灾競起取謂炎旱飢饉聞東

以下諸国謀反天^{容星為}變^{大事} 恠^{大神宮也}異^{下每社有}

^{希代之恠異又院中頻示之又法勝}特^{等也}有一生二花之蓮先例皆不快

何謀略銷彼大殃哉朕已迷成敗公宜奏取

思敢莫憚時議努力者余報奏云依積

善之餘慶雖昇大位以至愚之短慮難測重
事早召有識之卿大夫咫尺龍顏而可被獻
謹言欤抑先以民為國之先而去今兩年炎
旱涉旬之上謂兩寺之營造謂追討之兵糧
計民廢之費彌過巨万欤豐年猶可泥取濟
况及餓死之百姓哉國失民滅者雖誅賊首
有何益哉然則先省衆廢之怨暫可從人望
欤此外之德化不可應時議兼又猶可被祈
請佛神也御祈等沙汰法之取指全不可叶
殊被立御願可被申請大神宮已下可然之
靈神也又抑仰合含諸宗知法之單大法秘法等
隨堪可被修次尋僧徒從法器正供料之不法
如法如說可被行也各召阿耨梨於眼前焚
可被仰御願之趣也如此有沙汰者云何無効
驗哉又被行赦令如何但觸謀叛之惡俗等
事能可有沙汰欤至于追討之沙汰者一向

為大將軍之寂不能量申但兵糧之間能有沙汰歛課无費有之儀不事行之其基公也百千之計略取詮無益被休衆庶之怨氣是其詮也於其中之子細者尊專非思慮之取及猶又廻愚案退可奏歛且以此等之趣可被洩奏者行隆条之有示事等不能真具記大略法皇前幕下可被悔先非之趣歛依有恐余不口入小時行隆退出了今日行隆來臨以前以消息返遣福永御厨文書了其狀如此近江国福永御厨事两方文書加一見返上之彼是共被下宣告了用捨之間宜在勅定歛但如保延四年助法勘状者御厨執行之職道理在親固然者親次尤當其仁歛至于領家之条若猶不分明者重被下法家詳可今勘决歛者以此趣可被洩奏之状如件

七月十二日

右大臣

左少弁殿

此消息昨日夕雖遣不尋逢仍今且又
取遣也即報札到來有返得文書之由
十四日戊子天晴未刻藏人左衛門權佐光
長為院御使示云依天下不靜可被行赦令
之由日來思食之已依客星變可有非常大
赦之旨有其沙汰被觸前右大將之處諸寺
惡僧悉被免者可為本寺之亂由即所擱進

之僧徒等形令申也此条可被猶豫歛但必
可被行者可在御定取令申也依赦令雖不
可必赦天下之災東大興福兩寺灰燼敷慮
深病思食仍被赦除彼寺惡僧等者自可有
被謝其過之儀歛兼又前幕下申狀一旦非
無其謂仍被御攝政之處為寺僧之歎進雖
可申請依思後恐不能申出今又同前也偏
可在勅定云云此事何樣可被^被定哉宜令計

申者余申云先昨日聊有被仰下事依有憚不能示

子細其次赦今事重申出了所存不可過彼

趣然而依此仰重廻思慮之處各付師主被

致譴責之間為適當時之耻不知取犯之實

只以搦出為先之間無一塵之過怠輩多以

被獄定之由世間取風聞也此条重非罪業

哉怨氣定答上天欽然者尋其為張本之輩

被寬寬自餘定叶折中之政欽凡於赦令者

和謹取誠也然而先例多存之上當時化德

化難被行之故乍思粗取驚奏也惡僧張本

等之類被拘留又何事之有哉不可必皆悉

免事欽愚案之取覃如此者先長頗有服膺

之氣色欽晚頭拜盆送法性寺兩堂如恒

今日入夜雨下此日有改元事養和敦周擇申云云

戌刻行隆示送云昨日申狀注賜給明且可奏

可忌行終云云

十五日己丑天晴早且念誦之後可被銷變
異之回事成草案及申刻注一紙送行隆之
許了其狀如此

可依變異被行撰^攘灾事

右客星占文之中有外寇入國之說云云而
當時聞東海西寇賊^賊竊^穴也情案之人事失
於下天變見于上不可不戒慎者欵但銷天
謹濟人物者只在祈禱与德化至于御祈者

遮雖有其沙汰猶有殊御願可被祈申太神
宮以下尊崇之靈社欵此外就顯密尤可被
祈供顯則仁王經寂勝王經古今効驗不空
密又召東寺天台智法之輩委尋法之深秘
詳訪道之奧旨雖何秘法可被計修欵云僧
德^徒之器量云供料之沙汰各止不法勤行如
說者雖為^赫法何無冥感哉德政之条今當
此時難及號令欵聖人之道密機應時之故

也但不救民憂者其案^條逾天謫何夫國者以
民為寶既是召^古典之明文近顧宋景之善言
空不優德哉頃年以來炎旱涉旬饑饉累日
加之兩寺之造宮兵糧之苛責偏費人力無
息民肩万人抱楚痛之悲一天含^荼苦之怨
然而兩箇大宮一而難略頃定折中之法被
施惠下之仁欵兼又諸人訢訟委搜真偽早
任正道可被裁斷欵是其詮也彼漢家明王

攝^后居以斷獄迴治術焉本朝聖德太子以理
獄載憲法矣九天鑒不遠避面咫尺行善福
來取喻影響然則下民忽休憂者上天還降
祥欵抑依變異行赦令其例多存就中寬弘
三年依客星赦囚徒果以消妖氣尤可謂吉
例欵但觸神宮訢之軍及諸寺惡徒之中其
張本等可被拘哉否且決時議次者愚案取
覃大概如斯猶仰有臧之人專可被豫議欵

微臣材智元未柴愚也爭獻蓬星消沒之謀
慮輒運率憂靜謐之籌策矣誠是謀輕薄謬
重事之謂也者以此趣可被計披露之狀如
件

七月十三日

右大臣 御判

藏人并殿

此事承仰之節申子細了而依行隆私命今
日注遣之仍以被仰下之日載之且又敘事

昨日有被仰下之旨而載今日之申狀云有
其憚然而一昨日已申子細不載注重之狀
又無其謂仍旁以眼前令申之日所載也入
夜行隆有可披露之報 今日隆職示送云
去夜有改元云云 如其狀
如此

改元

養和

參仕公卿

左府 右大將 帥大納言 堀川 中納言

前源中納言 右兵衛督 右宰相 中將 左宰相

中將 新宰相 中將

詔書 大内記業實草之

被下中務權少輔伊經

吉書 上卿左府

官方 加賀国年料米解^散文 龙少弁作之

藏人方 内藏寮申臨時公用料請奏頭弁云云

年号等

大應 弘保

已上式了大輔俊經卿勘之

久兼 養和 應曆

已上文章博士敦周勘之

十六日 庚寅 申刻大雨 未刻右中弁光

雅未傳撰政命云近日依天変可被行御祈

事可申合^貴閣下之由有前大將命仍取申合

也可被行何例哉云余云依天変被行御祈

事陰陽道真言宗各^正召為其長之輩被尋問

且又被勘客星時例等勘酌可有沙汰欵晴暗
難計申者 此事不得心次第可調謂奇異欵
十七日辛卯天晴晚頭定能卿來昨日法皇
密々幸前幕下六波羅第御馬御牛御裝束
殿上人裝束其外種々有御引出物等云云
御共親宗資盛等許也他人一切不參午始
渡御申刻還御云云 世人有取云欵然而無
事還御或人云越中加賀等國人等同意東

國漸及越前云云

十八日壬辰天晴雷鳴及晚小雨入夜少時
々下傳聞通盛朝臣可下向北陸道他追討
使只今無其沙汰云云每月泰山府君祭如
例
十九日癸巳午後甚雨及晚雨脚頗微酉刻
參院入見參被仰下云有取乱事不謁有可
令申事可參云即退出了

七日甲午 朝間天晴已刻以後兩下攝政
送書問云明後日依造興福寺事可立多武
峯推司等告文便便而拜之間可著吉服哉將
可為諒闇服欵可計示云報云潔齋之法如
何若可被忌妊者月水服者云可被著吉欵
不然者亮闇可宜欵非指神事之故也云
廿一日乙未兩下傳聞播磨國又有乖國司
之者云云凡外畿諸國皆以如此云云

廿二日丙申雨下人傳云越後助臈未死勢
又強不減信乃源氏等雖似掠領未入邦部云
廿三日丁酉朝間天晴其後雨如日來今曉
被結願太元法二七日 勒修云云實嚴表
諾語供料不法凡無物於取喻云云護摩壇二
壇聖天 近例行太元法之人不修聖天 十二
壇上古修仍今度所修也云云
天等有之伴伴僧廿口 恒例十四口天 或人云
邦綱卿女子等所讓得之攝政家領等之中

西三所預賜盛經法師室家乳母走天下第一之貪欲非常者也

是為令作興福寺維摩堂也云云然間伴女

子等觸訖前幕下以外有誼諱事等云云實

聞惡云云今夜夜半許大雨此日故業房妻

堂供養云云自院被候遣殿上人等世人為

奇異云云

廿四日戊戌天晴大將室有煩胃事然而則

平愈了云云人傳之能登加賀等皆与力東

國了能登目代逃上云云法眼志度庄事示

付静賢了寂勝光院領也

廿五日己亥甚雨今日於家中有合茶事今

案方也為治宿病也小兒於女院御取密々

有食奠味事陪膳基公輔朝臣役人諸大夫

四五人皆布衣大將食之云云

廿六日庚子天晴女房參女院御取密々用

侍從車兵侍兩三人基浦朝臣連車無出車

晚頭歸來

廿七日辛丑 陰晴不定入夜甚雨酉刻參
女院宿候

廿八日壬寅天晴自攝政之許被送德政之
間人之申狀左大臣余左大將帥大納言堀
川中納言等也書寫了返了左大臣左大將
申狀殊委細也帥大納言只注例記子細眼
前示臈事了云云忠親卿只可被問例等外

記之由許也今夜猶宿候来月八日可有還

御云云

廿九日癸卯陰晴不定此日申刻參院仰雖
有可申事等依始念誦不謁云云即歸九条
宅

卅日甲辰陰晴不定時々雨降今日念誦之
次書起請二ヶ条了為滅罪生善又二世願望
成就之料也

八月

一日乙巳天陰大將侍從相具參院自院參

內侍從不入夜歸來傳聞前幕下其勢遂

日減少諸國武士等敢不參洛近日奪貴賤

之領賜武勇之軍方倍於先之然而隨其郎

從等忿怒或有遠背之者凡不得其心恐運

報傾欷云云又聞去比賴朝密之奏院云全

無謀反之心偏為伐君之御敵也而若猶不

可被滅亡平家者如古昔源氏平氏相置可

召仕也關東為源氏之進止海西為平氏之

任意共於國苑者自上可被補只為鎮東西

之亂被仰付兩氏天整可有御試也且兩氏

孰專王化誰恐君命哉尤可御覽兩人之翔

也云云以此狀內之被仰前幕下一申云

此儀尤可然但故禪門閉眼之刻遺言云我

子孫雖一人生殘者可曝骸於賴朝之前云

然者亡父之誠不可不用仍於此条者雖為
勅命難請申者也云云此事最秘事也人以
不知云云已上事等兵部少輔尹明所密語
也伴男伺候前幕下之邊人也真能鎮西下
向必定人以為奇云云大略逃儲之料者
二日丙午天晴傳聞自駿河國上洛之下人
大膳大夫信業之郎從
即伴人知行之庄沙汰者云云說云稱賴朝臣儲
造作假屋數字凡路次之國糧米經營之外

無他事云云

三日丁未天晴時々雨下

四日戊申天晴女房姬君密々參詣賀茂
社最密儀也申刻頭弁經房朝臣為院御使
來余著直衣出逢頭弁傳仰曰乱逆御祈諸
社可奉寄庄園之由取思食也何様可有事
哉若可然者可被奉何社哉被檢先例之處
大外記師尚取勘申如斯此中就保元例者

大神宮八幡賀茂日吉等也

件例被寄進彼宮取也

而今

度可被加春日之由獻慮思食此外又可被

副何社等哉春日以上三社

松尾平野稻荷等也

同可

奉加哉又雖廿二社外有可被加之神社者

可令計申云余申云保元四社外被加春日

五社尤宜欵若被奉加之者三社之中一

而難略其外任吉社殊鎮護國家之神明其

名聞異域其驗新我朝有加增之議者尤可

被奉加欵兼又關東諸社當時不及其沙汰

欵若不可有其告之鹿嶋香取等社可然哉

抑愚案之取及伴等宗廟靈社各剝飽封戶

神領今割挾少也公田被寄新立之庄園之

条可叶神慮之由全以不存知只限永代可

然之神事佛事等殊有議定可被計置欵此

社等外預官幣之神明不及神說封戶殆社

壇無其跡之類多以御座云云如然之神社

等且遂修造且被置少分之社用自叶神慮
欵此条雖有恐愚案之取及不申出者付冥
顯可招不忠恐相計可被奏達者經房云此
事前大將以靜賢法印取院奏云云經房又
仰云眷儒有其闕成望之儒士六人敢任敦申
策申勞上薦申維光申名家餘流敦經申誓古并
并表申老由申衰申老由申經申式申郭申浦
之者有申光申盛申策申常申上申薦申并申人申皆申經申儒申官
便之由申光申盛申帶申一申職申獨申云申顯申云申儒申職申偏申以申被
并指尤可有哀申業實申柱下奉申在茂申祭酒
憐并誓古由申業實申柱下奉申在茂申祭酒
為管民申此等之中專一誰人哉可計奏申余

申云取申各見疑狀等所詮可被撰誓古又
王化者以無偏為先儒官顯要共以無登用
之者尤可有哀憐欵於光盛者已微臣推舉
之者也其上不能申左右雖何輩只可被計
仰下事欵云經房整諗雜事其中有鎮西事
等菊地高真高直使給因司肥後因經房知行使
全無謀反之儀云云其後退出了

今夜有僧事云云 清水寺別當勝朝叙法橋
院御幸賞云云 又院御息八条宮弟子靜惠
補一身阿彌梨一口加置蓮花王院云云
五日己酉陰晴不定微雨下巳刻參女院申
雜事未九日可有還御九条依無御取猶以
御堂御取為名密々可御座頼輔入道南家
云云 近日群盜威感聞壬主御取殊有其恐之
上聊有御夢相事可急起給仍可有急還御
之由也

云云 入夜歸宅余出行之間 頭弁来云云 不
知何事

六日庚戌早且甚雨終日陰午後微雨未刻

頭弁来傳院仰云 余着直衣 賊徒猶未及追

討餘勢強大之故也以京都官兵輒難攻落
軟仍以陸奥任人秀平可被任彼國史判之
由前大將取申行也伴國素大略虜掠然者
拜任何事之有哉如何又越後國任人平助

職依宣旨向信濃國依勢少軍敗者全非過
怠志之取及已不惜身命忠節之至頗可有
恩賞歟且為令勵傍軍也而其法如何忽賜
越州者遂其節之時如何又如只今者大略
為歎軍被追歸了其賞預孰熟國頗無其謂若
可被任可然之京官歟進退之間叡慮難決
宜可令計奏云余申云追討之間事偏大將
軍之寂也而前大將被計申之趣不可及異

議然者秀平任奧州何事之有哉助織事或
授位有光例也或任京官各定無其望歟賜越州
之条准秀平者雖為同事兩國空失了之条
實可有思慮此亦之外息賞之趣愚案難反及
凡此事等惣以非道理之所推事已難請仍治
不顧後害不知謗難為成當時事可行之儀
也然者雖被行百千事不叶彼雅意者可無
其詮仍重仰合前幕下任令計申之趣雖何

事可被定行也不可及議定若猶可任京官

者執員尉如何

經房之良家子之由自稱維繁等之黨云云若存元早之由歟

余之源氏平氏之習雖諸大夫皆任衛府至等助元不可嫌事歟經房伏理

此外

愚慮取不單也者經房云左大臣申狀云可

被補郡司賜官府也符云云余云秀平任宇吏

助職補郡司云其思如何還可令違背彼心

歟經房有耳心之色此次語云諸社被寄由田

園事法皇不甘心然而依為前幕下意見無

左右可被奉寄保元四社之外被加宇佐春

日往吉等於東國諸社者不可然之由田有院

宣云云即退出了今夕御幸鳥羽彼岸峯之間

可御座云云經房語云御盆事令申御旨叶

時議之上延久例分明仍被送御盆於寂勝

光院了彼堂素有誦演別為公家御沙汰不

被行云云

七日辛亥朝雨下已刻以後天晴今日賴補

入道妻出家云云及晚竊自伴入道宅訪病
依重煩也傳聞今日經^經房奏人等申狀依余
申重^進被仰合前幕下即被申云申請佐渡國
可賜助職云云於許否^者未^聞及或人取告
送也自今日七^日彼^岸峯之間修少念誦仍
不口入雜事自今日被始鳥羽成菩提院念
佛恒例事也去年如無今年如例年云云
八日壬子天晴季廣來申女院御取作事之
間事入夜前右馬權頭隆信朝臣為八条院
御使來伯耆國一宮加納之間事也傳聞能
登國如法反了國司郎徒被斧頭了云云
九日癸丑天晴及晚陰戌刻女院自壬生御
取還御九条賴輔入道直慮余參御迎与大
將同車作御共但自七条油小路邊經困路
先參會九條御取御幸之儀最密儀無前驅
待等候御共亥刻歸宅

十日甲寅天晴今日家中有犯土事仍女房
姬君參女院此日女院御取棟上也陰陽助
濟憲參衣冠勘申日時行事院司季廣衣冠覽之
余見了返賜持參女院令覽之未刻上棟云
申刻法性寺座主被來教敬刻談語參籠葛川
之間奉見隨喜之九利加羅云云是希事云
可貴云云酉刻大膳權大夫恭親朝臣來示
天變事其中辰星与太白相犯先太白犯辰

星辰星者次辰星犯太白此變希代也古文

可恐我朝有也考近悟不覺云云披見
奏案之処古文之躰允可謂指掌實嚴重不
可說事也仍為後鑒註付之

謹奏

伏今月三日丁未曉寅時太白与辰星同度
相犯取相去二尺同九日癸丑曉寅時殊迫
相犯寸相去九

謹按天文要錄云太白与辰星鬪大臣為變
誅天子又曰太白与辰星合天下為變謀有
外兵内大乱又曰太白与辰星鬪不出一年
其国將軍失地天子失位又云太白与辰星
鬪必有大戰四夷勝主人負武官之將軍犯
不出一年一云其國軍破將死又云辰星与
太白相近將軍大戰流血又曰辰星犯太白
急約戰又曰辰星与太白相鬪其國大戰客
勝主人死又曰辰星守太白其邦主人慎之
又曰辰星与太白合東方天兵大戰天地瑞
祥志曰握鏡曰太白与辰星俱出東東方有
兵若欲戰東国勝西方敗又曰辰星守犯太
白將死

右變異謹申聞謹奏

養和元年八月九日 從四位下行大舍人頭兼大夫

博士五位盛俊 從四位下行掃部頭兼陰陽博士安陪朝臣

季弘 正四位下行大膳權大夫安陪朝臣希親

以變異之占文見當時之天下滅亡只在今
兩三月之由欤天猶不棄我朝尤有憑然而
君臣皆不思社稷然者何因披災難哉悲哉
十一日乙卯天晴以大極殿料取引置八省
之材木被宛與福寺講堂料云云世人傾奇
無極講堂者長者私取營造也豈以大廟之
材宛氏寺之要哉神慮不可許人意不可請

未曾有之事也不知誰人之前行言語不及
事也下申刻大夫史隆職未談世上事天下
滅亡只在今明可悲云云以院戶官被遣紀
伊國越中國等云云依八条院仰召有只進伯耆
國一宮加納奉免戶宣了
十二日丙辰天晴傳聞足利俊綱有背賴朝
之聞又秀平有与力官軍之心云云因茲京中
武士昨今之間聊有称雄之氣欤云云賴朝

為秀平聲之條謬說云云又聞賴朝伐甲斐
保田三郎義貞了有異心聞之故云云
十三日丁巳雨降時之日景見彼峯^岸竟也并
刻念誦教遍滿了

十四日戊午雨下成菩提院御念佛結願法
皇幸仁和寺理趣三昧云云放生會上卿兼
雅^御歸下向云云大夫又對御表慈世土幸天下
十五日己未朝雨午後晴去夜有除目隆臈

注進之云云
陸奥子藤原秀平
越前守平親房
越後守平助臈
此事先日有議定事也天下之耻何事如之
哉可悲之々大略大將軍等計略盡了欵此
中親房事不得心通盛為国司下向忽被任
他人如何々可尋也

十六日庚申天晴依女院御所堀池為避
犯土姬君侍從等參御堂御取晚景歸來
十七日辛酉天陰晴不定參女院御取以夜
歸來
十八日壬戌天晴陰陽助滄憲申九月不可
葺屋之由依不審問在憲恭親時晴等在憲
葺始憚之後之不可忌恭親時晴等惣以申
不可憚之由重遣在憲之許今日親經來余
對面之

十九日癸亥天晴在憲注進守通道言等之
勘文葺始可憚由也以其趣重問遣恭親時
晴等之許兼雅歸參女院御取云云
廿日甲子天霽雨侍從良經著布衣亮圍符
衣付白
裏差白平袖結黃青裏綾
生衣白生草衣紅下袴等之
參院雖欲被召御
前御雙六始之間暫可伺候祇之由依有仰敷
刻伺候祇及晚頭猶御雙六不終終仍依定能卿

相計退出^{云云}前駢二人著布衣騎馬公卿
車後又侍二人童一人衛府長忠武等也基
輔朝臣宗雅等在共入夜覺棄得業來語云
以大極殿材木欲被造與福寺之怨依余申
行其事停止了仍稱當年內不可出來因茲
大衆等甚遺恨之由內之令申此事無極無
實也自公家無尋長者又不被問付何可申
是非哉以此旨慤可被披露之由可傳申別

當法印仰含了此事內心雖不甘心依無尋
又不及申止而有此風聞甚以難堪歎
^{廿一}十七日乙丑天晴恭親朝臣來申天變之間
事去十八日戌時同犯畢火星^{五寸}天子惱^慎
大將軍慎內裏火事等也又有天子誅邊將^殊
^文之又當此時尤有其恐歎又君使於道路可
死^{云云}是又似有追討使厄歎同廿日寅時
月犯天刑^{七取}女主慎之又天子將軍等慎

云云申刻示冬女院入夜歸來

^无廿二日丙寅

^无廿三日丁卯

^无廿四日戊辰天晴參女院御取

廿五日己巳天晴早且實嚴阿閣梨來談世

間事等午刻大外記頼業持來群書治要抄

三々卷百先日為直點就取下賜也召簾前談雜

事公卿意見之中隆季申狀云追鳥羽院御

時例可被行天下改政之由云云此事尤足嘲

乞云及晚定能卿來今夜大將女房向大納言

許為加灸治也最密後持侍少々在共但出車

自是催送也

廿六日庚午天晴參女院御取見作取

廿七日辛未天霽晴今曉家女房見吉夢云云

此日家政取侍等取宛也以政朝臣秀廣等

補家司了下家司親弘補大從雖無官之者

依補年預也父親重去六月拔已了故也

廿八日壬申晴自今日有五躰不具之穢七

ヶ月也

廿九日癸酉雨下此日法皇御子宮

山座
明雲
新主

也子為受戒登山院殿上人亡人前駟各吉服

盡善但不著紅紫衣并繡織物等云云公卿

六人扈從此外有識已下僧亡人前駟僧經

六人扈從云云見物車挾路云云天下乱逆

之中亮圖之間吉服之晴誠可謂狂者歟可

彈指之世也

九月

一日甲戌天晴申刻參女院入夜歸來

二日乙亥天晴傳聞北陸道賊徒熾盛通

盛朝臣不能征伐加賀以水越前國中猶有

不從命之族云云

三日丙子天陰微雨傳聞右大臣重方出家

入道云云日来病腦雖減氣猶遂素懷云云
四日丁丑天晴自今日院中有供花如例年
五日戊寅天晴法皇来十一日欲參詣天王
寺而依前幕下制止不能遂其事云云
六日己卯天晴早旦全玄僧正来为示合法
眼灌頂事取^所招也傳聞熊野權別當湛增起
坂東了云々申刻叅女院入夜归来鎮西謀
及殊甚菊池子原田元雖怨敵已和平同心

欲訪貞能之逗留備中國望申兵糧米云云

七日庚辰天晴大将侍從密々有連句七十

自東国取^所奉太神宮之告文尹明持来披見

之處文章甚^通逆^誠誠足嘲者歛但被最勝親王

宣併卜書載此事尤不審爭進神明之告文

載虛誕哉又其状云雖平家於順王化之輩

先可施神恩雖源氏猶蔑朝威之族者可蒙

冥罰之由取書載也此事頗非夷狄俘囚之

之
取為欽尤有疑但見狀躰偏山寺法師之取

行也然而於意趣者頗似恐神威朝憲欽

左大將示送云文章生宗業申方略學問料

等若有詔詢者可然之樣可計申云云

八日辛巳天晴申刻攝政被參女院雖被示

送可謁候之由祿障不參酉刻佛嚴聖人來授戒

恒例事也其後入夜始念佛今夜只千遍也

今日書天王寺門額送座主許了今日招慶

俊阿闍梨七宮示送法性寺座主灌頂之

間事於七宮許条々子細等具示之伴僧彼

房無雙之寵寵人也光感取進宗業歎狀以自

筆可被許方方略之由也若又學問料可足云

九日壬午天晴今日念佛四万九千遍傳聞

通盛朝臣為越前加賀國人等頗被敗了已

令上洛云云但實說可尋之又聞此事一昨日取聞志

却今日記之熊野湛增付使人進書札於院是雖

向關東全非謀叛之後奉伺公不可有僻事
云云此申狀不重審尤多歎

十日癸未天晴通盛朝臣之云軍兵為加賀

國人等被追降事一定云云仍引籠津留賀

城申可被副軍兵之由仍欲遣武士等云云

今日念佛七万遍

十一日甲申天晴傳聞教經子教感卿行感等

為副將軍可下向北陸道又重衡卿等可赴

東國云云今日念佛七万遍

十二日乙酉天晴入夜雨下右中弁兼光為

攝政使來然而依為念佛之間稱物忌自門

外歸遣了來十六日可來之由仰含了今日

念佛七万遍傳聞通盛逃津留賀城交山林

了云云但實說難知經正朝臣猶在若挾全

不越國境通盛待且伴朝臣欲寄之間遲々

遮被追落了經正不覺之取致之由世以記註

歌云云

十三日丙戌雨降傳聞北陸道追討使下向

未定云者不知由緒雖片時可被急遣事欵

今日念佛十万反入夜石中并兼光送與福

寺食堂供養并可被行維摩會之間文書一

結相副依昨日仰含也

十四日丁亥陰晴不定今日念佛十万遍

十五日戊子陰晴不定今日早且請佛嚴聖

人受戒念佛結願之日殊可潔齋又重可持

禁戒之故也又立大願七ヶ條誓願出離生

死往生極樂之趣具在別今日念佛四万反

七ヶ日之間并五十二万遍也

十六日己丑天晴大外記頼業米語云去十

一日例幣次欲被奉鉄曹於太神宮而依不

調出

於神祇官

後

彼日不能進同十四日被

奉遣了但不被載例幣宣命又在列宣命又

殊儀不聞只付神祇官被送遣了云云是天
慶之例被追進件曹之由神宮注進官文云中
無取見云云 此次密語云四方賊勢甚強大
官軍非可敵對歎若然者奉具^{至尊}當時山已
下為宗之臣下等定令西行歎万人只以彼
期可為限歎可悲々々云云

十七日庚寅天晴自七宮許慶俊阿闍梨來
被示先日返事也傳聞八条二品女房於其

家春日^{若宮}令託給有種々託宣平家滅亡之由

也恐此事以同女房令參春日又於若宮殿

有神託^託即鹿嶋賢所^{小神}託宣云云大明神

可令歸鹿嶋許之由御使也云云去朔此事

云云又三笠山有大光物云云

十八日辛卯天晴未刻向新造之所見作事
次參女院戌刻頭弁經房為院御使來問兩
茶事

一伊勢太神宮伊壯宮裝為熊野賊徒被追捕
之間宝殿破損仰官司可被造替之處依
申功程莫太其力難及之由可被付成功
也而取望之單六人各雖有子細此中申以何
可為專一哉宜令計奏者下官申云或前本
官司募還任之功或先補神祇副之後可
申造進之申由或權官司幕募申宗分之前間
皆以難被計大中臣基親祭主親基二男申募神

祇副功可造宮之由尤穩使也更不可及
異儀云

一給料季光文章生宗業等申方略但季光
申云其身為第一給料而被超越通業賴
範等了尤為訥詔隨以儒舉所申也尤可
有哀憐者宗業申云身雖非重代字已疲
稽古是世人之取知也優文之世豈不求
名譽哉但若方略難被許者給料可足者

兩人申狀如此是非如何將可被登用兩
人孰可令計申者下官申云方略者奇代
之恩賞又道之規模也容易難被許歛季
光超越之愁雖似有樂余惜強無名譽之聞
歛恩許之条難申左右宗業雖有名譽之
聞無儒譽以自解方略之例可被尋歛季
光者重代也給料也被儒舉列試衆有四
之理之上抱超越之愁而宗業非其人

無儒譽乍置帶數之由緒之季光被抽賞
凡種之宗業頗非正道歛但被崇儒學之習
以秀其道之者可為先百千之理枝葉花菓
也之漢謹拔等單在登用有何難哉器量之条
真偽善可被尋歛於微臣者求見未之出士也仍
難申一定此上可有勅定者此次經房諛語
天下事亦余雖有憚取存粗示聞之為散其
鬱也太無由事歛經房頗有服膺之氣歛良

久退出了次余歸參御前其後退出了今夜
災惑犯哭星 七寸所 尤可恐變也依有必字也

十九日壬辰晴傳聞君臣引率率可起海西之
由已被一定了然而故不及他聞率率尔可有

其儀云云天下只在此時歎可悲々々申刻
參女院此次見廻作取

廿日癸巳晴晚頭參女院入夜歸來此日自
女院以定能卿被歷御覽於法皇之書御処

分狀也即有御報傳聞東国北陸共以強大
官軍取弱云云

廿一日甲午晴今日實巖園梨來已刻佛巖
聖人來谷仰付祈事等實巖有最吉夢云云

傳聞被獻曹於太神宮之勅使神祇大副定
隆祭主親澄於途中頓死云來曾有事也

廿二日乙未天晴昨今精進轉讀心經一千
卷奉法寺春日入夜法性寺座主來終夜雜

談比日權弁光雅朝臣為撰政使來云為被

遂行維摩會移安誦堂之佛新造於金堂半作

被開眼之間長者不可被知歟如何云云余

申云一向被遂永承例者只可被付寺家也

廿三日丙申天晴今曉獻幣帛於春日社加銀

廿五以基捕朝臣為使取密之儀不令人知

之亮闇中無恒例幣中古以來例也上古有之歟

然而依別願臨時奉幣不可憚之由存之加

之此事一切不令知人仍竊所獻也余著東

帶拜之先有被即基手自書告文草同余弟

願書等時仲朝臣於寶前可讀申也

廿四日丁酉兩降定能卿來談雜事相少納

言入道又被搦取了是資賢歸之許件人一

兩度來臨因茲兩人成課儀談議云世間之人令

沙汰云云為恐其恐思資賢卿搦出件入道取

賢卿

其間所從侍自害云如此間資賢誦成

云^恐又云院御祭鏡於途中破裂^了被行御占
之處重御慎云云尤可恐之^恐今夕基輔歸洛
自南都參詣之間每事相應讀申告文之間
信力殊發云云取悅云云傳聞大和国前大
将庄^{大福庄也}為源氏^{称二川三郎云云}被燒了云云奈良
惡僧少々相交云云

廿五日戊戌天晴但時々小雨酉刻參院依
召參御前被仰天下事等取存等粗奏達了

雖有其恐思而不奏者不忠之恐如何慙取

奏聞也今日文士一两會合大将侍從等有

連句之真先仙五十韵

廿六日己亥天晴申刻參女院先見作取入

夜歸來

廿七日庚子天晴戌刻右大臣經房朝臣為拜

賀來職事因行申次之^{冠衣}拜之後出客亭謁

之今日招全玄僧正示合七宮^{延分}之間法

性寺座主頗有其怨之由風聞之間事今夜
有光物云云行盛朝臣今日出門可赴北陸
云云

廿八日辛丑雨降傳聞熊野法師原一同返
了切塞鹿春山因之賴盛卿為追討使可下
向之由被仰下了紀伊國為又高野御山聊
有騷動源氏武士少々籠伴山云云又聞東
國之軍上洛在近已及參河尾張等仍前幕
下郎從等且遣伊勢美濃等方云云

廿九日壬寅陰晴不定源中納言來談世間
事如傳聞前幕下西行事忽不可然聞東已
攻來之時可有其儀云云又前大將不可取
天下事之由令起請了云云

卅日癸卯陰晴不定大外記賴業來余令見
三略依申未見之由也是有張良一卷之書
疑之文也此次賴業云一昨日自前幕下之

許被送使者剝而令謁之処彼示云天下事
於今者武力不可叶可廻何謀畧哉大神宮
被行臨時祭事如何又任阿育王例被造八
万四千基塔如何此两条之外有善政可被
行者可計示云答云臨時祭事可被尋本宮
之軍祭主官司等也他人難申左右又八万
四千基塔事偏可在御意此外善政又不可
叶但變當時之政可被試歟不然者尤可危
歟其法者不能定申卿已上可被計申事也
只被罷諸人訴訟可為詮也此事定有被尋
申事歟且為御用意密々取申上也云云又
云東大寺勘文等大略付職事了来月四日
可有定云云去比叅左大臣亭被命云閣下
雖無御參可覽勘文云云又可被鑄始東大
寺大佛事先日被任造寺長官等次被勘日
时来月六日云云理須遣八幡奉幣使并山

風病之氣隔障謁之經房傳院宣云天下
亂逆於今者及獲麟年武略難及德政
不可叶猶可有別御願等款可有行幸於
大神宮之由思食如何但當時不可叶先
可申其由也而亮園中公卿勅使無例又
發向之間驛家雜事等其煩太多旁不可
然款只以如神祇官人彼申之条事似容
易為之如何兼又因於太神宮被行御神

樂如何此等之子細宜今計奏

大外記師
尚申狀相

具取持來也其狀令申行幸不可有
難之由御神樂同前也

余申

云云行幸之条無左右載宣命被申之条
猶可有其恐居^若可被立御願者事已為新
儀神應之有無可有靈告之由可被申款
但取詮獻念無左右可有臨幸之由被一
决者之不可及議定早可候也於及御猶
豫者以短慮不能申是非事款後朱雀院

御時神鏡燒損之時此条雖似有啟慮依
無先規不被遂之又仰尚取勘申之聖武
天皇行幸伊勢國之例被不定取因准行幸
國開宮之次使以便有被就幣帛於神宮云
今就之思之若可有行幸者何被狀幣帛
哉許仍旁難申可有行幸之由者也御神樂
之条又以難申左右且被問本宮可被左
右次與抑世上之為體已非直也事也百千
之事全不可叶事要凡依政之理乱預國

四 之安否佛天之取照神明之取鑒云君云

國豈棄置哉今湏天下致大平之後可反
政於淳素之由起自法皇之啟念可
被立潔白之御願也此外事一切不可答
天意欵者經房有耳心之色又仰云法皇
參詣神宮之条如何余云此条如行幸只
可被使啟慮也不能申左右者經房退出
了也及晚見廻造作之取又參女院入

夜歸來 今日蓮華王院總社祭試樂被

行略儀云云

三日午丙天晴及晚雨下酉刻大夫史隆職來

談云來六日可被鑄始東大寺御佛仍行

隆相共明後日可下向南都者 今日又

有小連句 今日蓮花王院總社祭有相

撲云云

四日丁未天晴傳聞來十一日知盛清經等可

向越前國 重衡可赴東國東海道 維盛

昨日下向近江國是猶可襲北陸道之弁

云云 賴盛卿可下向紀伊國云云

五日戊申天晴大外記賴業告送云去夕東大

寺定延引了左府左大將宰相中將二人

實通親參陳依公卿負少令行降隆申攝政延

引了云云明日六日可被奉鑄如大佛螺

髮云云晚頭參新造取即參女院此間定

能卿來余先日可奏聞之由所示付之趣
今日得便冏具奏達了是有隱遁之思由
也 勅答云近日天下不穩忽不可思立
歎云云 余有取思奏此由也仰之趣又
可然歎 今夕明經博士仲原廣季初參
今日以季長返獻幡二流於撰政 先日為
縫調取
被送之維 廣
會料幡也

六日 配天陰時之雨下大將侍從有連句會

文士四五許軍會合 尤復百額 大將十八
侍從七 又

密之有詩 冬來賢士
竊心字

傳聞海道山道共自與武士等出來之由

風聞云云

自今日法皇御參籠蓮花王院云云

七日 戊天晴參女院撰津守攜以政補家司

之後今日始申吉事

八月 亥天晴或人云相少納言宗綱法師於

八前幕下許被記問之處申宮在所不知之
由但慥御見存之由八所承也云云其後

預賜左衛門尉定賴貞能遣備中國了云云

九日壬子天晴未刻許參新宮造之所見廻即參

女院入夜歸來先日或人云去比有天變

官軍可得力之趣也云云依審不重召泰茂

問子細之處申云法勝寺修行能圓問此

事於業俊之由所承也若誅邊將之由變

異欵其外官軍可勝之變不見云云者余

粗示邊將之子細泰茂伏理凡謂邊將者

大國之法為鎮四夷所置京都之外之將

軍以之名邊將即唐之安祿山之類也以

之謂之非可誅賊徒之變殆追討使還可

被處謀反之變異也而就邊字許為賊首

敗績之祥之由付天下令存知欵太以為

愚了也東大寺奉加之聖人廻洛中諸家

請之奉始法皇不論貴賤女院御奉加銅十斤他所

或錢一千貫文黃金六兩云云

十日癸丑天晴雨息連旬會密之事也及晚雨

下或人云越前加賀等武士開所切塞之

路国内無人云云若可引入官兵之謀欽

還有怖怖之由人々令云欽明日官軍下向

延引来十三日云云先日所被定之手

手相違知盛卿不下向云云北陸道知度

清房已上故禪門此外重衛衛卿資盛朝臣

等野宇羨越々同可向北陸云云維盛清

經等朝臣可兼海道山道頼盛卿息二人

可襲熊野方前幕下教盛頼盛經盛等可

護洛中已上勢相并不過五六千騎而

手々相分各々行向者京中武士僅四五

百人歎頗非無所恐云云

維摩會行事并兼光今日下向云云

十一日甲寅陰晴不定傳聞南熊野行命法眼稱

法眼熊野軍之中只一人有志於官軍者也欲上洛之間散

被伐落了伐僅存身命子息即從不殘

人被代取了伐其身雖交山中安否猶不定

云云是之志賀在廳之者所為云云於今

者熊野方一切無異途一統了云云又聞

追討使等今日下向延引來十三日猶未

一定云云越前回無人之由有聞謬說

云々殆其勢及數萬之由今日取逃上之

下人舍今談說云云今日兼雅卿參女院

來天將方云云

十二日乙卯陰晴不定申刻見廻作所自其參

女院入夜歸來定能卿來談世間事

十三日丙辰陰晴不定女房參女院御方今日

追討使等可下向云云而延引來十六日

云云傳聞吉野法師原可向高野補庄論
之由

之旨成風聞其實打入南都誅伐_{手家郎}
徒等其後可入洛之由謳歌此条雖不知
實否於衆徒蜂起者一定云云
十四日丁天晴及晚少陰已刻院藏人來催
云來月十六日可被供養八万四千基塔
其内五百基可令造進寸法五寸云云各
可奉籠寶篋印陀羅尼一友云云
^{未刻}長光入道來日來在播列之取知為營祖

父明衝朝臣忌日并其息光經朝臣忌日

^{其今月十八日也}等所上洛也云云大将侍從等

有連句會及晚見廻作所又參女院及三

更歸來

十五日^{戊午}陰晴不定两息有連句會_{陽唐百廿韻}

長光入道光盛已下文士七八許軍密々

事也大將侍從同数也_{共十韻}

入夜余及二息除服余先向河原解除了

更大將侍從等同車同出河原陪膳皆季
長朝臣取勒仕也陰陽師憲定兩人雖同

車於後者別兩度修之云云

又女院御方於師取中在之并此姬君家

依無便宜氣車於門同所除服也是故中

外有之陪膳同人

十六日己未天晴及晚參新所見廻即參女院

入夜歸宅 或人云貞能平鎮西之軍召

具可上洛云云又所遣秀平許之大宮亮

獻使者秀平可候官軍方之由進領狀云

云

十七日庚申天晴早且以使者示遣法眼昇進

事於泰經朝臣許今夜侍從方庚申之

次有連句和歌等事

十八日辛酉天晴重宗法師申女院御所作候事

其力難及之由云云仍尋遣子細今夜知

詮阿闍梨下向自熊野

十九日壬戌天晴智詮來詔熊野之間事委細

不能注以季長朝臣示送松山庄事於左

中并親宗之許以政欲寄進院御領之間

事也女房聊不例

廿日癸亥天晴晚景參作所參女院即歸家女

房不例同前同占之処土公鬼灵等崇云

云今日日次不宜明日可修祭八万四千

基塔事自院廳催女院廳載院宮於廻文

一紙云云此女院御分五百基云云

廿一日甲子天晴今曉有吉夢今夜新御所御

祈陰陽助濟憲朝臣令修王相祭依吉日

也今夜使漏刻博士憲成令修土公鬼氣

祭但女房今日減了今日有東大寺定云云

廿二日乙丑天晴申刻參新御所并女院入夜

歸來源納言示送云去夜東大寺定依所

勞不參但左大臣左大將源大納言輔

堀川中納言右宰相中將源宰相中

將等參入可有廢朝臣之由有定又廣季

勅文有禁忌之由左大臣被難云云

廿三日丙寅天晴大將侍從等有連句會指之百韻

光盛尹明已下文士六七許軍甚後有詩

葉落滿山路以紅為韻光盛作優美也自今日於

新御所被始宅鎮法不動以實嚴大河閣

梨者

廿四日丁卯天晴大將聊有風病之事不及殊

大事来月二日御移徒事有沙汰依寂

略不及定又文公卿不被催殿上人不可及

廣可着布衣吉服云云雖申為衣冠之由無

御兼引但可有黃中牛及閑五菓等云々奉

行基輔朝臣弟親等也

廿五日戊辰天晴參新御所今日濟憲於新

御所修大卿軍御祭云云 今日史持来

定考餅并大氣會日時僧名

廿六日 己巳天晴本會日泰山府君祭也 五

位藏人親經表依疾不謁非指公事由云云

長光入道来々月上旬可下向播列云云

大将平愈了為悦了

廿七日 庚午陰晴不定及晚雨下見廻新御所

傳聞於天台山所被始修之五増法合戰調伏

法御 祈 降三世阿闍梨覺讚法印去夜頓死

人以成奇前幕下有興違之氣色云云誠

有其恐事也 或人云頼朝必定已企上

洛去廿一日可付尾張保野宿之由云云

然而兩三日延引次次いりまぬ入洛

ハ決定於竹園者奉留置相摸国以上總

国住人廣常祿女 奉守護云々行家已入

尾張国内云云又聞北陸道去廿四日欲

襲攻然而依無勢又延列年內不可及合
戰云云也

今日大將獻揚馬於攝政御許以國行依

被乞也自今日於新所被行仁王寂勝兩

請講筵院三々日僧各三口

廿八日辛未風吹陰晴不定自今朝有五休不

具之穢氣境節太無骨然而御渡之間有

神事御祈等仍不出仕今且自攝政之許

賜馬一疋於大將昨日馬之替歟

十一月

一日癸酉陰晴不定乍氣車參新御所門外作

事未及半然而明日猶可有御渡云云

二日甲戌天陰雨下但入夜雨止此日女院新

御所御渡也非常不用移徒之禮遷幸之

儀殊以省略上達部無催殿上人不及廣

僅十餘人各著布衣雖作事未成世間物
騷之土今日為上吉日仍強所渡御也且
又於來月者依先度例不快彼忌避之故
也 余自申刻及亥刻乍乘車參門外沙
汰雜事畢歸宅

亥終有渡御

大將半部車之副牛童各布衣

依程近人之

步行也大將著直衣在御車後黃牛

召基輔朝

臣一頭忠武敦直等為櫛

先例近衛官人勤之然而略後

之時著布衣隨身引故殿御

及聞濟憲朝

時度々例也仍追被

彌

臣引導判官

基輔一人付御車

依可申吉車獨加束

帶季經朝臣光長等取松明

四位別當季經一人也仍

雖五位依為例

大將寄御車下御之後於

當公加光長

南面供五菓其後基輔申吉事人之退下

大將雖值今夜宿仕依衰日不宿也余

依穢氣不參攝政雖可被參依密儀被止

款無所々饗膳暮半帟女房衛童凡万事

略之中略也 御取之体又以輕之也只

雖如形出来渡御以之为事欵 今日出

車二两 顯信朝臣 盛定等也 女房不著打衣表著等

只将衣濃袴許云云

三日 乙 陰晴不定寒氣殊甚拂曉女院還御

依半作可忌造年^畢之故一宿之後即有還

御也先例如此之時更不撰日次云云

四日 丙 雨下及晚天晴參女院御方恭經親

宗等各告送云此法眼昇進事昨日雖奏

驚不許之由示送之

五日 丁 天晴早且送事狀於恭經朝臣示法

眼所望事頗書載子細者也只今參院伺

御氣色即可參啓云云申一點^恭恭經朝臣

未依穢氣於縁邊謁之余石簾中恭經云

以今朝之書札^具其以奏聞法印事已有勅

許云云恐悅無極此次示七宮門跡之間

事暫以談語泰經退出之間以基輔傳院
宣云伯孝國御厨年米故女院御領也被
付国之条不當事也然而国体不便仍不
及沙汰而近年院中無物於事失使便宜件
御厨可令進年貢若又可被縮町數可被
御付他人歎云云左右只可在勅定之
由令申了此事甚奇異也不能是非事歎
入夜親宗泰經等告送法眼被叙法印之
由悦思無極者也

六日戊寅天陰雨下早且參院付泰經朝臣申

入慈圓被叙法印之慶仰云此事素非不
許之後故不能畏申又可謂之也今夕入
今熊野精進屋之間有取乱事云云即退
出戌刻七宮入滅之由法印被告送即遣
使者兼親歸來云今夜竊奉渡圓良法印
靈林院房是遺言云云明夕可有葬礼云

云僧事昨日依不催出上卿今又被行云

云法印慈田

權律師忠快玄理辭少僧都申任之權少僧都實田

今日大将侍從有連句會真蹊又密之講

詩題三上白雲飛詩序成

七日卯巳雨下參女院御所未作之所甚多加

催促今日申七宮門跡事無勤寺三昧院

可被宣下之由於院

八日辰庚陰晴不定七宮門跡事之由三昧院

成就院且可被宣下無勤寺事實寬有申

事可被尋決云云

九日巳辛雨下參女院御方御覽新御所候御

共今朝全玄僧正來未七宮後房之間事

十日壬午陰晴不定今日又雨兩息有連句會先

韻百又密之有詩題云寒月映簾惟顯中七

宮門跡兩方事今日被宣下云

十一日

癸未

雨下依亮圍雖不獻幣帛依先例

嘉承殿曆云

猶神事也

信於氣也

十二日

甲申

天晴無勤寺事法印有理之由

於院本願相應和尚起請文不論上下屬

以常任之人可執當之由所被載也實寬

申檢校可付一和尚之由有本願之起請

之旨為詐偽之条爰而炳焉者歛仍以此

起奏聞以季長遣忝經朝臣許也即歸來

云此事更不可及議實寬糕可付一和上

之起請在寶藏之由令申仍所被尋彼狀

也若有其狀者此申文可無所據又無彼

起請者此申文尤可為證早以此旨可申

披所詮只可依實寬申起請之有無也云

云藏人權佐光長來召簾前談雜事給料

季光

成光子

方略文生章宗業

凡早者也但有才名聞

給學問料云云共以天下之所不詳也但
宗業者才學文章相兼名學譽譽被天下仍
被抽賞優文學之道可然云云春日祭行
事并被催行隆之處申依兵糧米奉行事
不能下向之由然而被追下云云
今日遣職事一人良清并陰陽師等於河
原修由後例也去日梅宮祭忘却不由
後尤不歎傳聞依悼大將軍方年内

關東之賊不可入諸節分以後無左右可
入洛云云

十四日丙戌天晴及晚風吹午刻大外記賴業
來呼前談雜事詔東大寺勘文之間事明
經道勘文有两条難之由左大臣被示其
難甚無謂云云又賴業勘文實守卿難之
云云通親卿讀勘文書定文發詔一身兼
三役云云又所持末群書治要抄三百九

十一也先日為直點下給之也又自十二至十五四个卷給了也申刻相具女房參新御所見廻此間隆職来云云

十五日丁亥天晴參新御所見廻郎即歸来相應和尚起請文法印被尋出了披見之処不可依上下臈之由炳焉於任所司之条可尋臈次之由載之但除被衆讓之者云云然者此条猶偏難因臈次况於寺務領掌

之職者勿論一實寬謀計言而有餘不可說之事也仍内々以此子細示遣恭經之許畢

十六日戊子天晴大原野祭也仍遣職事陰陽師等於河原由被如例神齋又如例

十七日己丑天晴參新御所無勤寺事法印申狀以基輔示付恭經朝臣了

十八日庚寅天晴參女院新御所猶丰作甚不

十便

十九日辛卯天晴午刻許參新御所見廻大畧

作事未終功之事猶以有之裝束等事調具了及晚

參女院即歸宅戌終許更著烏帽直衣參

御所即御幸余及大將寄御車大將冠直衣亮圍也

總人皆亮圍服殿上人常祇候男共十人許也

御車大將網代車也殿上人秉松明前行

余及大將候御車後行於新御所又兩人

寄御車如初下御之後參御前兩人共預

酒膳於大將方召御取行事季廣給衣一

領余衣也又召重宗法師寢殿已下御取造營之者也感

子小冠兵衛尉業兼給馬隨身弟重引之為令感重

宗功莫大之由也亥終許退出今日出車

二兩基輔盛定大將女房侯作御車大將方出車

又二兩召家司職事車也今日非渡御之

儀不申吉事也未作事等漸可終功也

近日之天下為躰上下忘安堵之計而僅
兩三月之中雖如形造年^畢御所被遂渡御
之条頗不思議事也

廿日辰^壬天晴申刻參女院御所秉燭頭弁經
房朝臣為法皇御使來聞余候女院之由追
來余出逢之經房仰云來廿五日可有中
宮職院號事而其號雖可決仗議豫一
兩可計申者余申云被用御取號是定例

也而近代偏被用門號雖無謂已為流例
然者若可被用宮城問者安嘉門可宜北
門之条不可有殊悼也又就近例^{謂建}被

用內裏門者建礼門如何但六波羅相當
五条未然者号五条院尤宜欵此等之間
可在時議抑於中重門者不可然偏是中
門也猶此三之內五条院可宜欵者經房
詔云新掌祭上卿闕如了參議光能卿一

人參勤云々又解齋御粥陪膳四位侍臣
各稱無吉服之由不參仍經房所勤仕也
云云又云殿上始之日臺盤可居饗而盃
酌之有無如何重表之例無饗祿事而又
居饗無盃酌如何欲是私相尋答云偏可依
先例忽不覺悟若有所見者追可令申者
廿二日甲午天晴大將侍從有連句會虞模長百韻
光入道在座光盛光長以下文士十餘輩

頗有其興又有詩醉中不識此日高倉院

周闡御齋會定云云

廿三日乙未傳聞實寬僧正被補無勤寺檢校
了云云率本願起請忘相兼之道理不能
左右事歎余立次第之道理令申入之處
仰云全非依理被補之後只被超越全玄
之条殊愁申是朕并實寬等咸怖畏之比
也依朕之緣坐有此怨尤可令謝其遺恨

因茲有別恩所補也於此後者慈圓法印
之外又誰人可競申哉不可有異議云云
今日余參女院御方

廿四日丙申天晴侍從望少將事以定能卿申
院有不許之御返事勿論

廿五日丁酉雨下此日中宮職院号定也左大
臣左大將已下公十許輩參陣云云右大
將遲參且是幼年昔候定座無便宜之故

只今參新女院也女院之儀依重表全無
別事撰政左大臣已下參入教刻不被仰
院司之間非院司之人退出大將同退
出畢奉號建礼門院云云
今日參女院御方

廿六日戊戌天晴今日有令申入院事子細不
記

廿七日己亥天晴朝小雪定能卿來其妻昨日

六
產男子云云明日除目實守可勤仕執筆
云云詔云院号定入々申詞大略建礼門
也但左大臣申云五条院之外春華脩明
門之間云云小門如何不耳心

廿八日庚子天晴此日京宮除目也執筆右宰
相中將實守卿攝政被出座云云清書上
卿別當實守宰相通親卿云云後夜以後
被始行頭官^頭舉之間天曙明日申刻儀畢

人以為遲々云云又或人云說大間了起座
之時不別直硯以下宮等頗為失云云今
日參女院御所

廿九日辛丑天晴見聞事每事非據近法之例
也不可驚有房任中將殊奇異々
入夜女院女房告送云聊御風氣御云云
仍馳參殊六借御仍所々修御誦經^經又有
護身璽而令落居給女房等詔云自此刻^刻

許頗令振給其後別事不御^之沾料如例而
之間只今乍居令顛倒給其後不覺御云
云及深更歸宅去比可有御慎之由有憂
想事尤有其恐

廿日^寅天晴早旦女房告送云今朝猶不快

御云云^辰即^晴馳參御心地雖無殊事御

食事不通又殊幸御坐云云極以為歎自

今夕被始御懺法^僧三今夜宿候今日

二位中將山僧都尊忠等參入二位中

將被退出了

十二月

一日^癸卯天晴今日聊有御減然而不退今

日攝政被參自是被參御堂云云今夜

猶宿候入夜有御增及危急仍請大原聖

人令受戒給及曉御減今日新女院殿上

始也入夜忠親卿參上余謁

二日辰^甲天晴昨今御有樣同前事宜御也今

夜猶宿候令受戒給如昨日今日召信範

入道沙汰御後雜事

三日巳^乙天晴自今日撰政被修不勤供余修

北斗供今日殊有御減御受戒如昨日今

日殊令念佛給日來之間雖奉祈御邪氣

之休事一切不令見給又仰云年來所存

為漸病者先七^々日許居物付早追之修

終之時念佛之外不可有他事之由所思

也而今度已無其馮加之偏中風之所為

也邪氣之体更以不覺悟若令渡邪氣者

必可為臨終之違乱此事更不可勸申者

然而撰政余等今日撰政猶申可居物氣

付之由御内心雖不記又強詔御不請今

日日次不且仍明日推可公物付之議定

已了又自云去朔日每日兩度令浴藥湯給
殊有其御好之故也今夜猶宿候昨今奈
良法仰參入今日下向了御有樣非忽事
之由被存歎又南京物忌忌事等出来依長
者命忘忘下向云云今日源中納言雅賴
參上余謁之

四日丙午天晴余竊令下之處靈基經也今日可
為御慎之由成推而今且近參上委奉見

死相不令現給去一日危急御坐之時御
眼睛卒例而今朝奉見復例了為恍之處
及申刻頗令病惱給自日中時欲居物氣
付而遲參之間令辛苦給仍志公志召之處事
及危急御辛苦忽減殊弱令見給忽奉祈
者御信終可散乱大畧御終焉之刻次又
御眼睛頗令替給了於今者無甚憑請
聖人余相共奉勸念佛能令唱給唱御但不出御聲微

給音今唱也召懺法僧於障外合敬敬此後不增

不減及亥刻少御汗出日未一切御成奇

之處寅刻遂以崩御御心神安穩手取五

色旗心係九品望安然而令入滅給了聖

人及余伺候左右唱念佛尊忠僧都候御

傍滿不動咒御臨終之次第如思實神妙

也昨日仰旨相叶可然事也

抑自去朔日每日令受戒給又給布施今

且自院以女房文被訪申御返事分明令

申給其中只被申大將事之外無思置事

之由哀慟之思弥切聞者拭淚

五日丁未天晴風吹寅刻御閉眼以後聖人退

出猶斃不止舍合殺二位中將自去二日伺

候崩御之刻不候合御前即被退出

僧都猶籠候近習女房一切伺候御邊即

可直御坐之處御身猶温仍斃相被待此間

今夜御葬礼并籠僧已下事被沙汰偏以
嗚咽敢不能成敗只溺淚愁恐行雜事御没
後事先年并被書置了仍不出異議不可
悼五用之由雖載遺言明日可入土用仍今
夜可有葬礼也且是三ヶ日之内可有此
儀之由同有御遺言之故也被山候所事僧
都奉行遣入經光法師此兩三日致沙汰余催遣人
夫先日以吉日堀始其穴仍不及乃日次之

沙汰今度御惱之時兼日有沙汰也今日

著遣前豊前守能業御乳母子也為行事籠僧

等遣請了又可籠候御忌之單定仰了又

素服之人并役人等定仰了有御遺言也及已

終御体冷給了仍奉置御座

其儀先改御衣撤綿御衣奉覆新合御衣也先奉著替御小袖
元所著御之御小袖雖不不淨依平生即仍奉著替新御小袖也御体之下ヨリ漸拔所元御小袖奉覆新御小袖左右并下方能奉押合了此間御体之上引

張御衣不便御身奉頭也新御小袖之上置日來令

懸給御袈裟并喜提子念誦其上奉引

覆新合御衣御奉引也件事等女房二人

洞院殿使之次撤御座傍御疊他女房人役之

別當殿乍御筵素御座着緣之御筵也若御座

坐御筵仍副南西障子北首奉置之僧

無其後也并初役女房次御座東方立唐帟屏風

二人役之一帖御枕上方副西立燈臺奉燭北其

東居不断香火蛇焚香三尺阿弥陀佛

奉渡御持佛堂五色旗撤之納之屏風

与北障子之間立三尺几帳此間余已

下使女房等殆及叩喚大将失位注見者

弥添悲哀此後女房撰近两三人相替

伺候屏風之外又念佛僧一人相替候

南障子外唱光明真言及阿弥陀名号

等又常伺候男共两三相替候東緣不

上御在取蔀也如此雜事等定仰了午
刻退出直序先是撰政被參門以人被
傳示余悲泣之間不能謁只吞不覺之
由又早且兼雅卿被參付伴人申依此
事父子共籠居之由於院即送使者云
奏聞之處殊驚歎御云云退出之後忠
親雅賴定能等卿來門外各以人謝遣
之披日記等雖出葬礼略定於一帛日先

信範入道注申大概
其上猶被檢也

給基輔季長等了

凡奉行此兩人也

初日御佛事

戌刻着烏帽直衣相具右大將亮圍布

參御堂御所以此所可為御衣家御遺

也又有其御意趣而依為王相方奉制
不令渡御然而依其遺言用表家之所
也又四糸宮之例於稅不崩御以法定
院為表家叶彼例也

先始行初日佛事誦師忠玄堂童子給

布施之後

其法注

歸參御在所先是修

七七寺御誦經殿上人為使

御入棺事

歸參之後持參御棺

先是御在所而障子外昇居侍六人

使之役人五人昇之居御傍板敷

而北

次基輔之外四人整退出

此間著藁履

次尊

忠僧都基輔朝臣并女房四人

洞院殿別當殿

宰相殿内侍已上皆居也

各以紙緒為服帶結之參

先撤屏風几帳等用御棺把把蓋其上被

出雜物等並置之

以北為上僧都役人

先真言筒

次御護

年來令持給云云依御遺言入之也

次野草衣

年來被儲置大原聖人本覺房書梵字唐綾草也

次三衣

次香

次土砂

已上裹紙

次針糸

押帟帟女房必入之云云

次把衣

草生衣四幅也

此中御護真言三衣等素置御所

棚上此特取具之也若同兼可入

御棺致可尋之

次藤布六丈一切故殿并北政所例也或四丈二切云云

次入香於御棺底皆入次入土砂少分礎之為石散御墓取也

已上僧都使之

次役人六人參上乍御筵奉昇入御棺

役人等不當袖於御棺也次僧都取野草衣奉覆之

奉押合左右御頸引覆御首也次自御

下方漸奉引拔合御衣元奉覆也御小

袖袈裟念誦等如本次其裾方同能奉

押合次入真言次入御護已上入御枕上方也

次入三衣元袈裟撤之置御傍并御依上等也次掩

御棺盖次打釘上下兩所打之基輔使

次掩把衣次女房退入次召季長基輔

相共以布六丈滕御棺基輔為使人一身依難勤仕公

季長杖 之也 膝了御跡方結之凡上下方共

有布餘為結付車梓立也次召他役人

等 先是放御在所北 障子重永役之 昇御棺 以跡方自為先也

寢殿北面也内奉渡御車寄方余并大将

等同參先是差寄御車於西南妻殿上

等 皆著藁履但不举松明 只侍召繼等少々举也 伺候庭上素御

車寄立屏風又卷御車箔侍等六人

付懷本轅擡御車即昇前方之役人二人先

乘御車奉昇入結付前梓立之後自前

方下了又後方同結付後梓立了葉箔

其箔前後共懸檐是例也

渡御御墓所事

奉乘御車畢余及大将同車出自東門用南庄上

車八葉古 參會寂勝金剛院御所共八人

人許騎馬在車後筑前 寺貞俊在此中 奉待之依為尋

常御幸之後路間不步行先例也且又

其路有禮程之上隔河水依便宜也即御

車牛童牛等基補追進此外侍六人付

榻也余網代車新調進之迴御車北面

出御自東門垣為如右在禮之時不壞築

東門自御所南小路號今東行自富小

路南行白河原東行重干大和火路東

折入御自寂勝金剛院西面北西四足路

之門殿上人十人許并僧都等步行各

著藁履用白木杖傍少同候御共右衛

門尉能成同召使二人舉松明在御車前

其外四五人候御車左右及後方念佛

僧世人寺僧都被進令進御墓所又

御前僧六口同以兼參會不候御共是

等皆先例也余及大将參門内際先是

履用白木杖但不突之令持人御車過御

大将同之共上拍捧例也許也淚襟悲

之時居地今上之礼只今許也淚襟悲

即步行御共三人等秉燭在前後他殿
上人并僧都同候余後殿上人等不舉
松明依殊略儀也雜人等多欲入門內
仍余整立留能加制止敢不得令入閉
門了自御所并御堂之前也南方東行自
南山路南行自此路口除役人之外共
人皆悉留之御車主至沱南際為南懷整
立之余及大將僧都資長賴輔入道經

先法師等候之其外役人六人也又侍
役人六人此外人一切不參入也雜人
等猶交樹林仍遣侍等悉加檢知進拂
了先是山東南兩面仰武勇之輩令守
護為不令通雜人也氣能被其沙汰之
故今夜一切無糧籍尤為况不少出御
之後勘解由判官祐俊以竹帚拂御在
所先例也

御葬礼事

立定御車之後於御車後穴南有導師

呪願事導師左下薦勤之忠伊覺事訖各

給布施一畧殿上人次僧徒頗退立御

車西南方他念佛僧歸遣了此間消近

邊松明等次放御車卜奉居穴際仍

役人五人其外加奉昇出御棺有筵道

暫奉居穴南際解膝布切中懸御棺上

下又儲他布四懸中役人五人侍一人

取布端他侍等又漸奉沉穴底北畢

次余取鋤入土三度次大將同前此後

役人等次第如此雖不可必然其後侍

等埋之寄人夫早速為終也漸及終頭

且立廻釘拔其上立石卒都婆自御平

造儲御手令此間例時僧等且退歸其

後余及大將歸宅依俗說用他道經山

中出自西面南八足門也於欲乘車之
所洗足是如例也大將同心小桶小抄
共人令洗之加形也
於路次河邊僕從進草人形衣意氣了返
給了大將直參御堂路間共人等僧都
乘賴補入道車云云於御堂始每日佛
事先佛經供養導師忠玄律師著甲袈
裟無堂童子也
次例時調聲前同同前事了自今夜宿候
此御堂御取大將同之舊臣女房一兩

洞院殿 別當殿同以伺候為聽聞也以新御所

北對并東僧房等為籠僧宿所又女房
一兩伺候彼御所東對自今夜於彼御

所御終焉之所始終阿弥陀護摩公豪
阿園

僧名 六口是御遺言也

律師忠玄

阿園梨伊覺 公豪

行家 觀明

長宗

忠玄 觀明之外御遺言也

元被入覺智家寬等而覺智

為僧正家寬入滅仍今度御

事時申事之由之處覺智

可示其人今一兩口可計

入云云此兩人依非外人所

入也此中無能說人尤遺恨

且是能說分述之若僧綱在

此云云右只懸之人不可入

之由有御遺言之上之又可然

軍多入高倉院御忌并邦綱

卿忌等之間有憚不請其外

又殊無能說之聞歎為之如

何

初日御佛事

大日一鋪 三福 法華經一部 摺寫

布施導師 被物一重 布施一裹 緒裹也 布三段

題名僧 布施一裹 布二段

供米 導師五斗 題名僧三斗

每日分

阿弥陀像一鋪 被字七 每七日可懸 改是御遺言也

法華經一卷 是又御遺言也 雖有之少之難 為不違御試守其御訓而也

布施 導師二段 餘僧二段

七ヶ寺御誦經

珎皇寺 極樂寺 法性寺 寂勝金剛院

淨光明院 東寺 西寺

使二人 國行也 長俊依不足 兼行也 殿上人也

分素服事

六 御出以前分之然而今日依日次不宣

各不著之余并大將分安置宿取人之

皆給之置宅云云

六日甲戌天晴平且懺法依為發願有奉請之

段誦聲忠云師前律籠僧之中第一膺也僧

等各著例鈍色裝束依布裝束未調出也

件布裝束依大治以後例申刻有每日佛

自上可給也經供養今日第一膺也講師伊覺阿闍梨第二膺也給布

施之後有例時如此自今日余奉為聖

靈奉始阿弥院大咒今且之悲泣無物于

被喻憂心不休悲淚無乾

七日酉己天晴朝懺法夕例誦例時等如昨日

巡誦師公豪勒之依為密宗說法之後供

養法行家稱密宗解而不勤公豪勤本寺

豎義仍頗有顯宗之露云云今日木工頭

棟範為攝政便使末门外予喪家僧供米料

五千石有沙汰云云尤為本懷之由令答

了大外記賴業末门外云云

八日庚戌天晴懺法例時如例巡講師觀明也
行家雖當巡解辭遁子細見昨日記今日奉
滿阿弥陀大咒遍數了千反雜事等沙汰
之間依無其暇及今日也自今日奉始弥
陀百万遍

九日辛亥天晴例講師長宗
十日子壬子天晴例講師忠玄
十一日癸丑天晴例講師伊覺抑日來之間

每日布施物不法之由有其聞去夜始聞之仍
召出其布施加檢知之處實以不足言仍
奉行之輩加勘發定下式法了是猶雖非
如法停止殊不法也凡上下沙汰人無所
于披陳大略同意之沙汰款未代之人意
可彈指
今日初七日也仍付物恭然而強不堅固
今日僧侶皆著甲申袈裟是先例也但講師

不着表衣也

十二日甲寅天晴懺法之後白地退出南家御

葬送日即不问日吉凶退出了仍不及日

次之沙汰也然而今日自然又無障之日

也浴湯梳髮大將同取相具也恭經朝臣

參御堂御所門外云云基輔謝遣之

入道用白逆送使者云依無日次及今日不

申案内尤懈怠也云云入夜歸參御堂

今日佛巖聖人來示合故女院御菩提之

間事

十三日乙卯天晴二位中將兼房今自始參籠

但不伺候自居宅可被參云云即今日退

出之後可着鼠色云云申刻寺僧都覺尊

被參於東面緣閑取方也邊謁之例誦師親

明今夜院御所御渡云云又建礼門院

入門云云子細追可尋記

九条平海後二字潤

十四日辰^丙天晴例誦^々師長宗未刻許前源
中納言雅賴卿來於東面縁邊謁之數刻
談誥之後退出了

十五日巳^丁天晴例誦講師忠玄佛嚴持未波
後追善之要文一通

十六日^戊天時例誦^々師伊覺二位中將參
入夜院^陰定能卿來於縁邊謁之 今夜院

御佛名云云

十七日未^己天晴例誦^々師公豪

十八日申^庚及晚小雨懺法次有例講今日第

二七日也誦師親明阿弥陀三尊今日巡役

公豪也而三七日不空羅索可充伊覺

依為南都僧也四七日不勤可充公豪依

為密宗也因茲召越親明今日所令勤仕

也今日二位中將參入被着鼠色練狩衣

裏^無信範入道来大将狩衣可切尻^{依非徒}

余履可黑之由所令申也入夜資長入道
來伴人籠候御忌今日著御色即參宿迹
邊也於御堂謁之

今日酉刻余及大將著御服陰陽師有親

共濃色也余先於家中著直衣樣無裏鈍

出郭外織戶於乙方回向方著素服重服

繩帛歸入之後大將於同所著之先是

中著布衣依余例用布於家將衣袴也黑色鈍色衣輕服帶麻布卷

帟也其色雖黑用輕服帶四糸當御時知

足院殿例也又今日召陰陽師有親問御

法事日次即進勘文正月十八日時未又

仰遣御願文事於兼光朝臣之許又七僧

十二僧定御了又今日改御裝束御堂壺

絀懸黑簾綠黑其中敷鈍色綠疊僧座公卿

座等不改之自餘取伊与簾也疊同前殿

上鈍色緣疊日給辛積如例簡入袋立

積上黑漆臺盤抑余須改居所也而一切
無其所仍只本居所改鋪設也大将方殊
不改之頗依輕也又長寬之度孝子宿所
等不改之例也又全余及大将膳用黑高坏
土器也不用黑器非實之二親之故也

十九日酉辛天晴例誦師長宗

廿日戌壬晝以後雨下例誦師忠玄

廿一日亥癸例誦師伊覺

廿二日子甲天晴懺法之次有例誦師公豪此

日祭良法印被供養佛經導師忠玄有願

文俊經卿草釋迦等身木像也木像佛殊

不可然之由故院有仰不被聞及此狀之

間有如此狀

廿三日丑乙今夜依節分方違東山邊御墓所

為建素小堂也

廿五日卯丁陰晴不定此日於御墓所供養隨

廿六日 庚辰
廿七日 己巳
廿八日 庚午

意曼陀羅一鋪

件柳等故院殊令
積功給佛等也

自筆奉

書八名經一卷

依夢想殊奉
書此經也

請大原聖入

為導師以六道僧為請僧余參

御墓所聽

聞之後可候畢歸參

廿九日 辛未 迴燈蓋如例此日山僧都佛經供

養誦師忠玄 基補朝臣同佛經供養誦



伊覺

九條本與書

右治承五年 丑 秋冬此一帙墨付九拾五枚者以三緣院道教公手澤松殿右

幕下道昭卿被得寫之早

抑法性寺忠通公之有職松殿基房公親面授而傳于後法性寺兼宗公且加

日課早玉葉為后昆之儀範其末苗不讓他秘極而可貯深奧者也

于時慶安三年 丑 正月 仲旬 陶化翁 龜誌焉

明治三十四年三月以公爵九條道孝藏本校了村山德信

